

書

說辨志

海槎錄

鶴峰集

貞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海槎錄

答上使書 上使黃名吉

鄙性狷狹執迷不迴論議之間多有肘掣其得罪多矣
大度包容非但不以為罪反加諄諄之誨思欲納人於
無過之地此盛德事也僕雖無似寧不知感然其中事
宜有反覆者故亦不敢苟同而重其罪也惟高明亮之
本 朝事目內無待宣慰備行之條使臣自生意見強
留招待果為未安矣然此則似矣而實不然也蓋宣慰
逐境自前有例則 朝廷其無措揮乎試檢前人 紀
則歷路鄉導之船數隻而止耳今茲之行出於百年之

後朝廷安知宣慰有無而預為之區畫乎使臣到此始聞來奇則臨事善處其不在於使臣耶且銜命出疆便宜從事自古有之今何獨不然乎天朝之使不待遠接而先發此果重正人事體也然以之較今日事體則實勢異而時不同也何以言之我朝敬享天朝禮至嚴也為遠接者當候于境上而不及焉故天使怒其怠慢不待而登程此則重稽皇命而壓倒我邦也日域之與本朝以地則敵國也以義則隣好也蠻人無禮前此待信使至忽略也其時既有人焉將我國接待其使之禮諄諄開諭則彼雖無識亦頗伶俐豈不覺悟而從命乎鄙人常有慨於此故東平館接見之

日首及此事則玄菟答曰我國亦當差官迎送云云而
越海之日寂無迎送之人余招譯官責之曰宣慰一事
非徒上官言之爾等亦謂其當來今入其境而未見影
響何也此邦待吾輩曾不如我國之待常使乎當初相
約之意安在譯官即問于客人則以為當到于府中而
海路多阻時未及來云今也必待宣慰而發程則彼知
大國信使之體不可無宣慰而苟行也繼令使介之
來必先期迎送未為恒規矣設若利於速行不待而發
則非惟自處不重彼將曰宣慰有無使臣不以為關安
知後日指此為故實遂廢而不遣乎在 天使則不待
而行為重事體也在我輩則必待而行乃所以重事體

也先儒所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者正以此也鄙人所
謂勢異而時不同者亦以此也若援 天使以為規範
則不樂於子莫之執中乎大抵君子處事不但視一時
之利害當致謹於始而慮所終也今焉言輩之行適當
其始此非言輩盡心處乎願勿以操縱在彼為適憂而
更留請思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乎可不
懼乎昨雖以不待之意言于副官如覺其非則十易無
於况不無可措之辭乎惟此一事大關事體其他疫癘
之相染還期之且 晚不必論也至於軍糧則彼亦有土
有財若至之絕則豈無相資之路乎妄見如是故不覺
強聒至此悚仄悚仄

答上官玄恭書

承和詩佳甚良慰客懷日昨俯索萬松山三字敢不如
教此中有小告真師與我同是兩國使臣也非但相接
之際各敬爾儀至於書尺往來亦當致謹毋自失焉可
也聖不云乎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曾子亦曰出
辭氣斯遠鄙倍頃者吾師書尺用片幅不裁不封書胡
亂而語不雅此雖師親我愛我故略於邊幅然揆之聖
賢之訓不亦遠乎願留盛亮以重兩國之體千萬千萬
不宣

答許書狀書

論國分寺被辱事書狀許笏

某白足下不遺無似鑄誨諄諄思欲同執迷之見而全

國體於萬全甚盛甚盛然以愚策之足下之所以全
國體者乃所以辱 國體也足下何不思之甚也夫

此島之與我 朝何如也世受 國恩作我東藩以義

則君臣也以土則附庸也寄命 大朝以資生理若絕

其關市不許其朝貢則是無異搯嬰吮而絕之乳也自

祖宗朝以來深得撫夷之體一以為龍蛇一以為外

臣威以震之恩以綏之未嘗一於姑息而受其欺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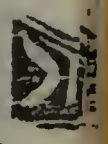
此島亦知 大朝恩信之重仰賴之厚故奉藩稱臣恪

守候度世執壤奠稽顙社 闕其悍威肅德也至矣今

茲使臣之來也義智躬自護行館待有加傳 命之日

拜稽中庭祇受如儀相見之時就前再拜不敢當島主

之禮可謂恭矣吾輩之失正坐欲得其歡心禮下之已甚故便生驕傲之氣數日之後已覺其不承權輿矣日昨東山之會義智跨馬直到幕前吾已心不便之而賓主之間亦有所難故不敢形諸色辭也至於國分寺所為則駭愕極矣 大國使臣與其上官列坐中堂則為義智者雖由他門而入可也咫尺之地乃敢偃然乘驕歷階陞堂睥睨使臣有若臣僕然雖曰夷狄無禮亦有君臣上下之分義智何敢乃爾耶為使臣者若仍坐其席與之為禮又與之把臂酬酢歡洽乃已則是甘於受辱而自處於臣僕之列也彼亦見使臣之恬然必將謂禮所當然略無忌憚之意未流之弊將何所不至也此



身雖微乃大國之使也孰不曰身可輕而國不可
輕身可辱而命不可辱乎雖然身之與國實不可
二視也身輕則國為之輕身辱則命為之辱為使
臣者何敢輕辱其身以致輕其國辱其命耶此吾
之所以懇懇告上使請與之偕出者也再三言之而上
使不從則吾之獨出雖若未安當此之時上使為輕
國體為重與其苟同而辱命曷若立異而尊命乎
還館之後足下及車君又相繼而出此豈不以國體
為重而期不辱其身者耶意謂足下所見與我略同豈
料其三思之餘反生其惑耶足下所謂待夷之道不可
槩以常規自可從容處置無損於國體者以矣當曰

待夷之道常規之外更有何道耶其從容處置無損
國體者亦有何道理耶足下有心我能付之所謂不繫
以常規者不過曰治之以不治也所謂從容處置者不
過曰與之接膝徐徐開諭以愧其心也此則有不然者
矣夫治之以不治乃王者待夷之道也奉命之臣持
一國體貌而不自謹重為么麼小醜之所凌蔑其辱
國甚矣反曰治之以不治此豈使臣之道耶不惟不治
又與之促膝接席叙寒暄交觥籌則是安於其辱也厥
後雖復從容開諭豈能使愧其心耶且我於其日設若
積憤生怒固加峻責而歐辱其身則果失待夷之道而
激之生變也我不過稱病出來潔身還館而已此實不

較禽獸治之以不治者也。有何過中之舉乎？若以拂其
意為難，而因仍苟且，曲為順從，則是乃妾婦之事，豈大
丈夫之義乎？又豈是大國使臣之體乎？至於校世雲
則其由然矣。吾輩至此，方言自別，正若暗聾，其開諭之
責不在於世雲乎？頃日之變出於不意，雖有舌人亦無
如之何也。但義智恠問，吾輩之出則為世雲者所當援
據典禮，嚴辭開諭，而緘口結舌，不能出氣，乃以疾作還
館告之，其罪不亦大乎？且吾念之赴京之時，華人若
有不善，則必歸罪於不能開諭，杖吾譯官例也。八上
國猶杖譯官，則到藩臣之邦，獨不能治其罪耶？治罪之
後，都船主始使人謝之，曰：副官年少，不知禮，有此過失。

非但島王聞之矍然失色國王若聞此事吾等亦得罪
矣吾將躬進謝過願使臣垂恕焉余對曰我國信使之
廢百年于茲矣新王以禮為國頻年請使其意甚勤故
我 殿下特遣使介以修兩國之好禮至重也賓主之
間各盡體貌不可相忽而入境之初副官凌蔑至此此
豈新王之意亦豈我 殿下所望於貴邦者乎况本島
臣事我 朝與藩臣無異副官又是島主之子其無禮
何敢若是雖曰少不知禮獨不念在東平館時乎本
國宣慰使等官若與客使相會則必大門外下馬整其
衣冠入與行禮終始不怠此客使之所親見也曷嘗慢
易無禮至此耶彼時宣慰等官設若開副官所館之門

騎馬乘轎歷階升堂則於副官之心安乎倭人平調連
乃隨往本國者也言未畢起拜致敬曰副使之言至當
至當吾儕小人亦知其失禮矣副官使者潛告于譯官
曰副官昨見使臣之出已覺其失無又都船主峻責之
副官達夜不寐云云昨者所為不過如此而足下乃以
杖世雲為已甚不亦左乎夕聞倭奴斬人於浦口心亦
駭之詞諸同船格倭則乃曰國分寺乘轎上堂初非副
官之意入門之時令止其轎而昇者不從致令失禮副
官大怒即欲斬之而在逃不現故今始捕而刑之矣一
倭又曰欲令使臣知失禮之罪在於昇轎者故令使船
格倭同參殺之矣鄙人謂車君曰殺人之變專由五呂車

之先出不亦慄乎然使臣辱身辱命極矣副官既謝其過又歸罪於下而殺之今而後國體稍尊國辱亦小雪矣相與一傷而一喜不圖足下徒知殺人之可駭而不念國體之為重過有悔責至此甚也是下又曰古人待夷狄必曰息信懷綏而已何嘗有體貌字說出來云云此真所謂知一不知二膠柱鼓瑟者也先王之待夷狄雖曰息信懷綏其最嚴且謹者莫體貌若也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故夷狄雖大必稱人秦楚雖僭必稱子衣裳之會必序於列國之下此非尊中國之體貌乎漢之高文有金縢之奉則賈生以為首足劍置漢宣位諸侯之上則揚雄以為素尊卑之序此非壞中國

卷之七

之體貌乎以今觀之 本朝猶中國也島倭實蠻夷也
以 大國之使屈辱於小醜見其凌蔑無禮而猶莫之
耻反以體貌之重為薄物細故其亦異乎春秋之義矣
其亦異乎漢儒之見矣此吾所謂知一不知二膠柱鼓
瑟者也又有一說焉上使之所以不屑去就與之酬酢
歡洽者豈徒然哉其意必曰夷狄不足與較小禮不足
與爭也若與之屑屑爭較則豈非所伸者小而所傷者
大乎其意如此故終始包容略不動色其度量之宏實
非淺淺者所可盡測也然人各有見何可雷同而苟合
乎昔孔道輔之使遼也遼伶以文宣王為戲道輔奮然
起出不終享禮而罷夫遼一蠻夷也伶人又蠻夷之一

俳優也偶然之戲可付一笑而道輔之徑出不顧必與
夷狄相較者抑何意邪吾輩入犬豕之窟與犬豕雜處
形單勢孤其危可謂甚矣然義智之轡非但遼俗之戲
也使臣之辱實大國之辱也為使臣者何可先自畏
鞠甘受屈辱而不與之較乎足下又曰冠裳雖義而束
之於猴孫則必跳踉而後已亦云善論矣然吾之義不
辱者只欲存使臣之體貌非欲冠裳於猴孫也其所開
諭者只言其非禮而已非加詰責於彼也彼雖無知亦
愧其失必刑人乃已渠之慘酷何關於我何損於國
而有此云云邪足下又曰新王崛起奮國未厭又易島
主猶欲交隣通好獻俘請使此實兩國安危之機吾輩

禮記卷之八

親承 王命失節而行者豈但體貌一事而止哉噫是
下於是乎失言矣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以
是下之智而終歸於不智不亦惜哉新王自崛起自奪
國自易島主于我 國甚事而謂為兩國安危之機乎
其欲交隣通好獻俘請使者其意不過慕禮義之國欲
借重於其邦耳使臣銜 命出疆今已越海所當謹守
禮義動遵規範不沮不屈毅然如山使 國體重於九
鼎 王靈暢於無外可也如此則倭人必曰 大國之
禮義吾固聞之入果然矣必相與拭目聳觀自生尊敬
之心終不敢慢易其禮矣今則不然纔涉其境不自謹
重一以順悅倭心為上策彼雖無識亦甚伶俐豈不知

吾輩之無庶隅乎以此言之國分之辱不繫於滄浪自
取者耶古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一則辭命之善也
一則體貌之尊也今吾輩於辭命則畏倭如虎惴惴然
猶恐觸其怒含糊囁嚅到口而不敢吐於體貌則不能
自重輕於出入雖見屈辱亦不為耻如吾捐挾者不勝
其憤欲有所言則必羣起而攻之使不得開一喙此何
等使臣之體乎如此而敢為大言曰吾等所受而行者
比之體貌其輕重大小為如何哉足下之所謂輕重大
小亦亦舛乎孟子曰國有道以道殉身國無道以身殉
道未聞以道殉人者也程夫子亦曰身屈矣而道行未
之聞也吾輩不問義之所在一以瀕悅倭心為事不繫

於以道殉人者乎安於屈辱而欲伸其道無乃屈身而
行道者乎嗚呼此膝一屈不可復伸 君命一辱不可
復雪此古人所以執節不撓雖死無二者也且吾嘗拜
辭之日 天語丁寧其不在耳乎始 曰動必以禮不
可稍有慢易之意終 曰使國體尊重上靈遠播在此
一行大哉 王言此非臣子所當戰戰兢兢終始體念
處耶莫爾小醜橫加無禮而晏然受之不能自直若入
倭王之度而事有大於此辱有甚於此則其惟悔失措
辱身辱 國坐可策也將何面目歸報吾 王而見我
三韓士大夫乎言念及此未嘗不扼腕痛心也足下又
曰正其衣冠尊其威儀竟其度量廣其恩信使異域之

人儼然望而畏之此實尊體貌之大者若曲生疑阻白
地生梗愠怒其色勃礫其辭無人不責無辭不較不幾
於惡乎細觀足下之辭上一節自贊也下一節責我也
戴烏纒銀朱衣玉節光耀異域雖謂之整衣冠尊瞻視
可也愛無義之食順犬豕之心雖謂之寬度量廣思信
可也然衣冠威儀若是其尊度量思信若是其寬廣
而隨處受侮不能使儼然望畏者何耶到入浦之日義
智請與相見上使既入其館則義智又曰今日暮請
於他處見之比到其處就館欲見則義智在咫尺而下
人瞞曰遠在五里之外云其不欲相見也審矣及其請
見也又欲便服而入其相輕也極矣我之不得不愠與

是下爭辨者實欲尊體貌也此豈無事而曲生疑阻白
地生擾者乎都船主請於重午日進見吾等亦許之矣
既與之相約則非有大故不可違也食後乃稱島主家
有事而不果來是以島主為尊而輕使臣也反以非禮
之會殺之我欲受之得乎使臣答宴之日義智私於世
雲曰若果是燒酒則吾甚厭之請以吾羹酒代之其不敬
之言甚矣吾欲許之得乎賓主之間書尺不可忽略而玄
蘇用片幅休紙胡亂其書不裁不封吾欲無言得乎泉
山之會使臣設帳幕則我實主席者也罷出之時義智
仍坐其席欲我先出我欲從之得乎義智問安使者每
朝必以二戈兩劍前道而來直到我前我令譯官開諭

其後則不敢我欲任其無禮得乎至於國分之變則以
君大度不能容忍况余之捐狹者乎然亦未嘗愠怒其
色勃礫其辭必據禮溫辭從容開諭而止亦何曾如是
下所言乎且宣慰使一事實非小小曲節也彼既以先
聲已來瞞我又以博多已到瞞我又以風逆不來瞞我
今已淹留一月而迄無影響終乃無宣慰請行而吾輩
任其操縱坐受其瞞不敢出一語相詰此何等事體耶
昨吾所以欲一開諭者實非偶然而大言折之吾之鬱
鬱當何如也大抵足下滿紙縷縷不一而是竊觀高明
病根所在則皆從怖死二字上出來古人於義所當言
則雖死必言之况此諄諄開諭之事乎且足下引鄭文

忠申高靈之事以為義談隱然以兩賢自處足下之自
許高則高矣然高靈則達時之亂見辱亦多而猶令島
主望風下馬至於烏川則道德文章之懿聳動夷夏雖
以鹽奴之蠢蠢猶知其尊慕肩輿邀請殆無虛日而吾
輩則既不能使之望風下馬又不能使之肩輿邀請反
為義智肩輿之所凌轢不亦可羞之甚乎我之所以不
降辭色徑出不顧者雖似率爾亦不得不爾也願足下
毋我罪焉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此則然矣豈料道同
而不相謀至於此極乎信乎吾道之孤且窮也不宣

與許書狀書

僕少不解事老而益甚曾以體貌二字見斥於高明深

欲閉口辭舌以安愚分而竊伏思之 朝廷不知我之
無似付我以輔行之責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苟或稍存
形迹輒生疑貳視使事者若秦越之肥瘠則其自為謀
則得矣奈 國事何嗚呼體貌二字高明已聞之嚴矣
然吾之所守者此二字也使事所重者莫二字若也吾
何敢舍吾之所守而為苟同之行哉惟高明恕其愚而
察其心可也蓋國不自重必有重之者亦不自輕必有
輕之者一重一輕其誰使之其不在於人乎毛生叱楚
趙重於鼎呂李統矜行宋輕於鴻毛此已然之明效也
噫兩國交好使在其間其任不亦重乎解怨釋紛其任
也尊亡庇民其責也片言之頃敵之向背係焉一動之

間身之榮辱隨之可不慎乎可不懼乎吾輩奉王命
涉蠻庭宜如何處身耶將尊其體貌以自重乎抑務悅
夷心以取辱乎以吾觀之近日所為其失體也甚矣其
取辱也甚矣國分之辱既往何追然旋有戮僕之謝又
有徒步之敬亦可以小洩其耻矣為吾輩計者當懲前
而警後見始而知終持身處事一於禮而不苟可也而
既辱於國分未數日而又赴西山之招留連醉席與之
歡詎有若謝前日之事而慰倭奴之心者然此何等事
體耶倭轎雖可乘而制不便則不乘可也而或免冠或
曲腰以取容身非但有駭於瞻視其於自重之道何如
耶身入異域行止不能自由固當取決於主人然當以

禮節之何可數數而取辱乎龜岑待風之日日使世雲
請行於義智義智等躡坐船上世雲昂首龍底咫尺之
間不許相見其奴視國人甚矣及其渡一歧也義智等
皆入其家略無行意世雲徒步船主馬後以乞行世雲
之辱豈非使臣之辱乎一歧雖遠只在眼中且有格倭
之先導者使臣自當護船何必稟命於義智耶况使船
若設則彼將追躡之不暇奚待請乎不知自重而但慮
拂倭之心取倭之怒此何等事體耶至於一歧州則宣
慰使國王使皆會於茲其觀瞻所係非但馬州一島而
已涉海翌日雖急於相見主當請賓賓不當先請也况
僕與足下皆當親忌則此君子終身之喪也與夷使相

見有何緊急而必於是日乎及我之不從則終乃廢之
曰相見公也親忌私也云云噫公私輕重僕亦非不知
也然亦或有輕於公而重於私也獨不念禮與食色之
喻乎此等曲折明若黑白而乃以見屈鄙論為卑必欲
行己志而奪人情直令世雲請日期則倭使不許相見
足下亦必憊然失圖矣且如載來之事則無謂極矣倭
使承其王之命致委積於使臣雖曰義所當受既有兩
下船可令分載矣使臣親受不亦失體之甚乎區區獻
忠之意實不渴然而必揮斥而不從者何耶倭船與使
船交錯於水斛之邊其屈辱甚矣雖不愧於倭奴獨無
慙於漢節乎噫此何等事體耶兩國使臣相值則當行

相見之禮為宣慰者在一歧則期以赤關到赤關則托
以負薪當初一當停問之後藐不相接者今四五日矣
彼雖蠢然不知其禮為使臣者獨不可據禮開諭乎於
一歧則當忌而請見於此日則僂首而聽命是何始銳
而終懦耶不獨此也西海之小殿周防之大內皆使臣
經過之地而朝廷恩數之所及也路在雖不得親傳
其不可留待其至而宣我王之命乎自前使臣非不
知遠行之為狀而必留連多日傳命乃行者抑何意
耶况既諭小殿令受於赤關而聽信倭奴之說不曾留
半晷以待之莫失信藉命極矣鄙人往復之言雖不
足採納亦當以詢堯之義處之使異其愚而出言未竟

使船已發此何等事體耶嗚呼今茲之行出於百年之
後非但遠人之所觀瞻後來之於式亦係於今日凡百
舉措其可輕乎况國之重輕民之安危所係尤重當
與一行孰講深思無負委遣之意而自聖太過無舍已
從人之義所謂復諫自用者無乃不幸而近之耶或有
詰余者曰子之言過矣惟茲失體之事雖三尺童子尚
知其不可况以一時之英賢寧有不知之理乎蓋禽獸
不可以責冠裳夷狄不可以責人道也是故正朔未嘗
加焉聲教未嘗及焉牛羈馬廐任其野性而不與之較
焉上使書狀之所為豈非待夷狄之體乎以是言之子
之所謂失體者乃所以得體也君子所為豈衆人之所

識乎子何強其所不知以疵大賢之所為乎余曰子之言似矣然余之惑於是乎滋甚矣夫中國之待夷狄固若是也然施之各有其道不可膠柱而鼓瑟也如日本者雖曰夷狄有君臣上下之分有賓主交接之禮性且伶俐善解人意非可以禽獸待之是故我朝待之以隣國館接之數有加於北狄時或通聘以敦交隣之義簡選使价以責專對之任此前代之所已行本朝之所不廢者也國之重輕係乎使命故烏川為使則夷人感悅禁侵掠而還俘獲羅興儒術命則莽徒不得其要領其身亦不免囚繫使乎一身不亦重乎為使臣者必也尊其體貌動必以禮使夷狄不敢生慢易之意又

富開心見誠情意交孚使夷狄自能起愛慕之心然後
方盡使孚之責而不辱 君命矣若徒以苟悅其心將
順其意為能事而止則古來專對之材又何是貴乎或
憮然為問曰子亦可謂不慮之一得矣朋友所貴者責
善也子未可言耶余曰余於書狀乃他山之石也君其
待之既答或人而又述其辭以申體貌之說焉足下其
反復之如有不合則不惜回教幸幸甚甚某頓首

與許書狀論禮書

某頓首言使臣見關白一節與足下面論非一再矣人
微言輕不能動足下之聽而回足下之意數日以來碌
碌是甘唯唯是事行觀大君子周旋中禮不辱 君命

之盛懿而惟其昏愚不知自止故茲又攘馮臂犯笑罵
奮筆而索言之惟是下怨其妄而垂荒茫擇焉夫日本者
何等國也 我朝之與國也關白者何等官也偽皇之
大臣也然則主日本者偽皇也非關白也為關白者相
君也非國王也惟其擅一國之威福故我朝不知其
實謂之國王而待以敵體是降王者之尊下與隣國之
臣為等夷也不亦辱乎自前日本諸殿書謂 主上皇
帝陛下者亦知偽皇敵體于 主上故尊之若此而關
白不敢與之抗也惟我 列聖非不知正名之為先而
不拒皇帝之彌者蓋以拒之則不與偽皇為敵而關白
反為之匹故也頃年議臣不審欲辭其彌而不受以今

卷之七 十六

觀之豈非失計之甚乎今幸使臣身歷此邦審知關白
之非國王則雖無前例猶將獲禮名辨以正相見之禮
况前此使臣皆行禮外之拜則關白之不敢自尊而優
待使臣可知也嗚呼關白既非國王而前例又如此吾
等何獨自甘於庭拜以取辱 國之罪乎或者以為秀
吉名雖關白實一國之王也使臣何以知非王而欲廢
庭見之禮乎余曰關白之不敢稱王非但海東記言之
今茲使臣之來也指秀吉為關白則人皆應之謂之國
王則莫知所答不特此也謂之關白而不謂之王者山
人宗長之說也相君敷文教於異域者住持充叟之序
也贈一品大相國台憲等者非前關白之位牌乎大政大

臣信長者非前關白之名號乎以是觀之秀吉之非國王亦明矣國人不謂之王而他國使臣成之為王欲行無前之禮抑何義耶是下之言曰 國書直書 御諱稱秀吉為國王則是我 殿下待之以敵體也為臣子者何敢抗禮而廢從下之恭乎此則似矣而實不然也 國書之書 御諱稱之以國王者蓋不知其實故也 當初若知關白之非國王則 國書宜書曰關白豈肯以國王稱之乎又豈肯書 御諱而自貶乎始之不審有此過當之禮今雖不可追改使臣相見之禮則自當仍舊何可庭拜嗚呼前此使臣謂為真王而猶行楹外之拜今吾輩既知非王而反欲行庭下之拜此何甚道

理也然則是下之欲庭見者辱 國也非尊 君也我
之欲楹拜者尊 君也非辱 國也何以言之壹壹
大國之使庭見於隣國之臣是夷吾 君於關白也非
辱 國乎陞堂而納拜則是敵吾 君於僞皇而不許
關白之相抗也非尊 君乎是下之言曰 先王朝以
使臣楹外之拜為非至於著為事目其可違乎况今儀
註又以庭拜為文其可違乎此真確論而亦不然也
先朝之錯認關白之為王亦猶今日不知秀言之為關
白也為使臣者既知其非王則當以便宜從事復 命
之曰具由 啓達乃是大夫出疆之義何可膠守故常
而一心為之通變乎且今事目內始載其條而禮官於覺

其非乃削去之是 朝廷亦不以陞拜為不可也執此
為故實不亦左乎是下之言曰今雖陞拜 國書 御
諱其可改乎國王二字其可改乎如不可改則使臣陞
拜亦無益也此又不然也 國書雖不可改關白尊我
國之使不令庭見則是尊我 朝為上國也如此則
使臣陞拜實非自尊其身乃所以尊我 國也不亦快
於心乎是下之言曰若請而從之則幸矣彼如曰弊邦
使臣既拜 貴國之庭矣 貴國之使何獨不然乎云
則我無說矣此又不然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天地之
常經也日本偽皇既為國主則關白雖貴乃人臣也我
陛下當通信於偽皇而偽皇不與國事故 國書不

子偽皇而于關白也然君臣之分如天地之不可易使
臣見偽皇則庭見禮也於關白則庭見非禮也惟其如
是故使臣行禮被此各異此非屈倭使於庭而尊我使
於楹也今關白若受庭見之禮則是次天皇自處也關
白尊戴天皇之義安在若將此義諄諄開論則彼雖無
知亦必心悟而屈服有何不從之為慮哉鄙見如此故
昨於宴席適與玄蘇相對余問曰貴國諸殿見關白時
拜于庭下乎堂上乎玄蘇答曰與諸殿同是天皇臣也
何庭拜之有余又問曰自前我國使臣亦行禮于楹
外今則何以為之玄蘇答曰使臣之間良是與邦亦有
接待典故關白來則當白之之耳今日又有一僧來曰

日本之俗無職者拜于庭有官者則皆拜于堂上故前
此琉球使臣之來也亦行禮於堂上云是夕見都船主
問琉球使陞堂行禮之事都公曰然彼琉球也南蠻也
禮物雖厚我國不以為關 貴國禮物雖輕我國深以
為榮今者待使臣必居二國之上矣云云以是觀之日
本諸臣見關白時本無庭拜之禮而琉球小國之使亦
已陞拜則必不令吾輩獨拜於庭也所可慮者玄蘇輩
業已庭拜於我 國倭朝欲與之相方耳故預為微諷
而逆閉其途使不得行膏臆實使臣之良策而足下反
以為非者抑何所見耶嗚呼秀吉假曰真王屈衣冠之
身下穹廬之拜為辱莫大况稽顙隣國之臣甘作偽皇

之陪臣其辱 國又如何哉禮不云乎安社稷利國家
則專之可也今此一事雖不比安社稷之重上以專吾
君下以重使 命一舉而兩善備焉其關於 國體
亦大矣何但利國家而已哉且君子貴謀始始之不謹
未有能善其後者也吾輩之行出於百年之後此亦一
初也拜上拜下其幾皆在今日何可不謹其初使後日
之使臣扼腕而言曰庭拜之辱自其行始也云乎嗚呼
拜辭之日其不聞 聖教乎使王靈遠播國體尊重在
此一行言念及此則雖殺身殉國猶不足憚况此一事
有何所憚而莫之為乎願毋以見屈於鄙論為耻又毋
以事未已出為慮恢舍己之量廓從人之羨雪 國耻

於異域重 國體於九鼎不亦可乎不亦後乎惟足下
亮之不宣

擬贈上副官都船主書

使臣銜 命出疆今幾月耶四旬於馬島一月於堦濱
入都又兩月于茲矣手捧 芝函傳 命無期寓居空
庵辛苦萬狀而小無怨尤之心者誠以關白殿下出征
關東此實貴國安危之幾一介使臣雖有留滯之虞何
暇顧念耶瞻望行幄惟振旅是仔天道助順元克授首
旬月之間疆域廓清戎車返旆凱歌騰路隣國之臣目
覩盛事欣慶之情與國人何異哉既喜傳 命之有日
且幸承顏之伊邇聚首相賀齋沐以俟矣御所乃於飲

至之初首念行人爰遣近臣特賜存問春待之隆謙光
之美實曠世之所未有也萬里孤臣報謝無路感懼之
情庸有極乎御所跋履山川台體多勞使臣亦知數日
之間難於接見也但聞諸道路方營新殿功役未訖必
了然後可見使臣云使臣竊以為不然念惟貴國制度
亦備深宮廣殿無處不宣待一使臣豈復新殿之成耶
道路之言使臣雖未之信而顯首一旬寂無賜見之期
中心惶惑莫知厥由也雖然使臣非敢以久留為苦也
王命稽滯不日不月東征之日勢無如何還國之後
尚未即傳數日以來乃是回惶鬱抑寢食俱廢三足下
與之周旋日久豈不知吾輩之心事耶夫問閭匹夫裁

咫尺之書付一爨之手寄與鄉里故舊初非大段事也
為哀者受其主之書猶欲以時傳信以時復命况我
殿下嘉御所之義開百年之路發使報聘其禮至重使
臣祇承 綸綍遠涉鯨波置生死於度外唯以通信結
好為急此身雖輕其責不亦重乎一入滄溟彼此茫然
經夏涉秋尚未致 命 一聖主宵旰之念遠臣悶迫之
情當何如耶且古者交隣之義必敬其使而不敢忽焉
敬其使乃所以敬其國也使若入國而怠於為禮淹留
曠日不時接見則是不有隣國也此豈以禮為國之道
乎是以中國之待外國也朝見有其期宴享有其日留
館亦有其限未嘗羈留遠使使之困苦也中國尚如此

况隣國之間乎夫我 國之待貴使亦三足下之所親
見也近近之勤館接之隆自初至終未之或怠也入都
之後肅拜有程三禮有節至於書奉迎餞之儀莫不有
式竣事之日即許回還曷嘗有慢易無禮無故羈滯之
時耶或者以三足下經年留館為口實此則不思之甚
也國論未定使事難完繼以有俘民刷還之約又從而
有使臣偕行之請事故至此雖欲速還得乎况三足下
之留留於傳命之後其心猶安也吾輩之留留於未傳
命之前臣子之情其敢安乎此使臣之所以日夜彷徨
不敢坐待遲速之命者也至如秋風已落冬節斯薄
數百人命都付一葉舟中風濤漂蕩之虞霜露凍寒之

慮實切于中此雖涉於私情以貴國言之豈不惻然動
心思有以專濟乎願三足下亮此微衷善達于關白殿
下使得以時傳 命以時還國則貴國交隣之義益著
於遠通四國之人孰不聞風而嘉悅超海而致禮乎此
非但使臣之幸實貴國之幸也三足下其圖之不宣

答客難說答上使書

客問於余曰使臣入海今五閱月矣其未得傳 命者
何居余曰前阻於東征後掣於營室也客曰是則然矣
事有不可知者君子慮事不可不周也君何不交驩關
白之左右以圖之耶余曰交驩之道宜奈何曰民部卿
法印山口殿玄亮乃左右用事者也而天適主客君能

行禮於彼以結其心則使事可易完而歸期亦不遠也
余曰使臣銜命出疆雖一於禮而不苟尚慮夫身而
辱命况可行貨於左右乎客曰余之所謂行禮者非
行貨之謂也賓主之間必有禮幣以將其敬茲二人者
數月伴客勤亦至矣為客之道可無將敬之幣乎余曰
賓主之間果有禮幣然行之有時不可苟也嗚呼王
命尚秘芝函而先行私禮豈其禮乎客曰行私禮為傳
命也庸何傷乎余曰堂堂大國之使奉一聖主明
命不能宣揚威德使之稽顙於朝臺之下其屈辱亦
已大矣今又媚竈以圖其傳命則非但使臣行私貨
以乞哀也 大國禮幣亦將為私貨而不得為禮幣也

古者列國之於天子亦無行貨納貢之事而况於敵國
乎而况於夷狄之邦乎當塲濱贈宣慰也余之所力爭
者豈徒然哉然亦有可諉者時未入都而途道相接之
間亦不可無情贖此余所以終不能守株者也今既入
都則傳命之當先私禮之當後雖三尺童子皆能知
之而必欲汲汲與之者抑何意耶不知其非禮而為之
則是妄作知其非禮而猶為之則是滋惑也其可乎噫
命之稽滯雖曰使臣之無良然彼托以宮殿之未成
其失在彼使臣亦無如之何也為使臣之道但當以禮
義反復開諭而已若有一毫卑屈之事則辱命之罪
始大而不可灑矣客獨不見夫申叔舟日記乎其過周

防州也欲傳書幣於大內殿則彼以先國王受禮為未
安請回還時祇受云云彼雖蠻夷豈非知禮者乎 國
書尚難先受而况於私禮乎今若設有人焉執此以辭
之則使臣將何辭而答之嗚呼此一物也行之於傳
命之後則為禮物行之於今日則為貨物也客何不見
亮而責我之執物也孟子謂陳代曰在尺直尋者以利
言之也苟以利則雖在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今者所
爭真在尋直尺之喻也請客毋多談焉客憮然失圖遂
巡而退乃反關而為之說云

與許書狀論觀光書

十月二十八日平義智伴告曰來早關白當詣天宮使

臣可觀光也余曰異國光華固願見也但王命未傳使臣義難出入也翌朝義智躬造以請足下以其勤也遽諾之已而又過余余辭謝如昨比其去也譯官尹嗣壽來言曰書狀今刻入都中矣余甚駭之而足下既不以牛馬走為有無不相通議而行之不疑僕雖欲辭忠得乎然對譯官極言其不可足下想亦聞之耳足下之駕將出而關白停行之報旋至僕之所幸幸行臺之不辱非為私也越二日足下之意猶未怠也導以軍放從以臺吏膏食催駕揚揚過門僕其時適坐前楹望君竊衛之盛固已心慙矣未幾足下撫然還館詞之則關白又停行也足下之去也獨吾一人歎咤焉足下之還也

一行亦為君耻之豈非至惡之心人人之所同得者乎
厥後連日雨雪意謂足下亦已悔之必不至貳過也豈
辨其聞諫益甚必行已志而後已耶鄙性固滯愚陋無
知高明所為固難測識然其是非之心天性也豈無千慮
之一得乎請犯數踈之戒更進逆耳之言足下試裁焉
嗚乎杖節越海今七閱月矣橫遭變故高秘 芝論此
實言大之辱也使臣回惶鬱抑之情曷有極哉惟其老
是故關白雖許遊觀大德一坊之外則是迹未嘗暫出
茲豈非以 王命為重者哉偶然遊觀且不肯為之况
未傳 命於其人而先觀其人之光華乎若果如此則
是以 王命為輕關白為重也然足下豈輕 王命而

而使臣之不可也足下若又以是答之則彼非但不
以為許必且服 六國之禮義我為之起敬起慕之不暇
君何怨怒之有抑有一說焉當初關白之許遊觀也使
臣其不以未傳 命為辭乎於彼則辭之於此則從之
彼此無據甚矣關白之還都也下人欲觀光倭人其不
以未傳 命禁之乎於前則禁之於後則請之前後反
覆亦甚矣為使臣者不能自重而惟其言是聽政如穿
鼻之牛任人前却是甚道理耶又有痛心者焉觀光之
辱若係是下之一身則已是下之辱使臣之辱也以是
下之故而使臣咸被其辱不亦寃乎若係使臣之一身
則已使臣之辱 本朝之辱也以使臣之故而 國家

坐受其辱不亦痛乎此吾之所以扼腕慷慨必欲回足
下之聽而扶國體於萬一者也足下不謀於人而獨
斷於心三次作行而不知止僕亦安能為足下謀哉嗚
呼義合則朋友不合則路人也自今以後各尊所聞各
行所知焉可也復何相與焉惟足下亮之不宣

答玄蘇書

某白仙策足下目昨承惠書許改閣下方物四字即令
副官馳荅于闕白殿下想彼還不遠良荷且致但貴國
先驅入朝云云數字尊師護以指大明獨不許改上
使書狀則以尊師之言為實不敢再請也如吾執迷之
見則終不以為然也蓋撰書者之意雖未易窺測然其

重關白者哉不過恟關白之威而為周旋善處之計耳
蓋隣使到此而恟見不時倭僧乃做出不測之言以恐
動之一行蒼黃恐懼之狀余已知之矣但蠻夷雖不知
禮義利害則所明知也一介信使何關於其國而敢為
拘留之計以賤百年之好乎此必余之事也余余下人
之惑固其所也何圖足下亦為之惟恟作此等累措耶
倭僧之言曰今茲觀光之請雖出義智實關白之意也
關白之意只在於誇耀若不從順則還期早晚未可知
也夫足下之順悅倭心其素也僧言又從而中之故標
慄危懼惕若兵在其頸王命之重體貌之尊漫未知
為何事初則欲駕而止翌日則中道而返今又必往乃

已違違奔命有若病風喪心之人此何等事體耶旅之
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
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以是
觀之是下之志高耶卑耶是下之觀光榮耶辱耶吉慶
耶灾咎耶嗚呼是下一身雖輕乃一國行彙也一行糾
正之責專在是下其任不亦重乎繩墨其身動必以禮
猶懼或失况不顧廉耻不守禮義腹諫自用如此子思
所謂無忌憚者無乃不幸而迫之耶設使關白實者不
測之計則非是下觀光之所能免苟無其計則雖不觀
光庸何傷焉當義智之來請也亦曰王命未傳兩使
不敢請也願書狀之來觀也嗚呼彼亦知傳命之重

措辭斷事自成一段機軸何可誣也先則曰一起直入
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
萬斯年是貴國欲取 大明而施日本政化之謂也後
則曰貴國先驅而入朝有遠慮無近慮云云是貴國以
我朝今日之遣使為有遠慮之謂也尊師果以此朝
字指為朝 大明耶其下又曰遠方後進董者不可作
許容也是貴國先朝者許容後至者有義之謂也又曰
予入 大明之日將士卒望軍營則彌可修隣盟也是
貴國欲令諸國悉索弊賦從征之謂也書中威脅我
國不一而足如此而謂朝字不指我 國可乎我朝
以禮義為重與貴國通好垂二百年而未嘗以一字謾

語相加也今茲通聘非畏貴國之威也實嘉貴國之義也貴國還俘獻馘請修舊好豈非信義之大者乎我

殿下大為嘉悅特遣專使此實兩國無前之盛事也貴國書契中略其報謝之意而反為之張皇國威欲以兵力誇耀之至以先驅入朝為文豈以禮交隣之義乎隣國使臣久留貴國之庭日觀功業之成實有欣賀之情矣及見書契則上窺大國苟脅隣邦凌侮恐動之言政如臨陣數敵之檄文豈曰玉帛相交之書乎雖然此豈盡關白殿下之意抑恐行辭者偶未之察也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語曰為命禪讓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釋之者曰鄭國之為辭命必經此四
人之手而成故應對諸侯鮮有敗事由是觀之辭命之
有關於人國者不亦重乎此實貴國撰辭者之所當體
念處也至如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帝王之盛節也天子
之於諸侯尚如此況敵國交際之間乎今書契之書六
不如或亦非兩國相敬之道也願尊師將使臣獻忠之
情善達于關白殿下改撰書契以付使臣則兩國交歡
隣好彌篤關白以禮為國之義益著於遠邇不亦休乎
此非我 朝鮮之幸實貴國之幸也惟尊師亮之

與上使松堂書

某頓首言使臣不幸橫遭變故越海三月而入都入都

五月而傳 命傳 命四日而出都出都半月而受書
矣受書而書辭又不恭滿紙縷縷無非恐動迫脅之言
至以閣下方物入朝等語加之其凌蔑大國極矣通信
於百年之後羈留困苦者殆一年終乃奉辱 國之書
歸報於 君父使臣將何以為心哉夷狄雖無知不足
與較亦有曲直是非之辨使臣何可悶默而受去乎使
臣既以閣下等六字爭之於彼彼亦馳 啓許改矣猶
之請改也並其侮慢無禮之辭而改之不亦校乎此愚
所以爭辨累日而不知止焉者也明公與書狀慮其生
事終莫之聽至於入朝二字一舉目可知為辱 國也
明公與書狀初亦憤之同辭請改矣一聽玄蘇無據之

說乃置而不論此何等所見也此書雖出於蘇手其誣
妄之言固不足信况渠已出都而書乃後至如蘇文短
者亦何能解見耶雖實解見非我族類豈告之以實耶
使臣所見明若觀火而不信我見反信人眼此何理耶
若不改二字則是以本朝為倭奴之藩邦而一國哀
冠舉為其陪臣不亦痛乎宋之高宗業已臣事金人而
以詔諭江南為辭則胡澹庵雪涕慷慨寧甘蹈海之死
而不顧苟活於小朝况堂堂大國與蠻夷為隣其為
宋遼兄弟亦已辱矣為使臣者反甘入朝之辱而不為
之爭乎明公之言曰使臣之見既不能無疑玄蘇之言
又如此姑信其言可也云云此以玄蘇之言為據而為

後日自解之計也使臣雖信玄蘇之言我朝士大夫
莫信之乎士大夫設或有信之者我朝聖明其信之乎
使臣若知其為辱而假蘇言為自解計則是自欺也自
欺以欺人欺人以欺其君父可乎書狀又言曰書契
中雖有侮慢不恭之言歸報之後朝廷自有處置非
使臣所知也嗚呼此何言耶傳曰大夫出疆安社稷利
國家則專之可也况此辱國之言雖以死爭之非有
專輒之罪也乃過慮一身之利害惴惴然屈首忍辱不
能出一口氣乃曰歸報之後朝廷自有處置此何
言耶耿弇一武夫也猶以遺賊於君父為耻吾輩平日
讀許多書講許多義理其自許何如也一朝臨小利害

僅如毫髮而委靡頹惰恒恟失措觸事辱國而不知
耻終乃載辱而遺諸君父豈非一武夫之罪人乎言
念及此扼腕痛甚寧蹈魯仲連之海而不欲忍耻偷生
也不獨此也明公與書狀既不用鄙人之說鄙人不勝
憤慨欲貽書玄蘇以論之此非大段事也必百方沮抑
豈非慮激變而云然乎逮我之奮然作書也玄蘇猶知
其理直非但對舌官稱之其答書極言其為是當初請
改閣下等數字也明公倘能廓舍已之量不以人而廢
言則書中慢侮之辭亦庶乎可改矣而况於字畫之大
小耶設使彼不許改使臣則自盡其道而已他何知焉
嗟乎既往之失已矣難追今則玄蘇既是鄙言矣三人

協心反覆開諭則豈無可改之路乎明公既以玄蘇朝
大明之言為是而書中不恭之辭則默然無一言故
玄蘇雖是我言而只以指 大明三字及於別書紙
尾中不亦可嘆也哉大抵一行之事制在明公書狀又
從而附麗之如吾愚妄者亦何為哉雖然智者千慮豈
無一失後若有悔莫謂今日夷簡不言也惶恐不宣

重答玄蘇書

一起直入 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
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亦吾方寸中貴國先驅而入
朝依有遠慮無近虞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
輩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 大明之日將士空望軍

營則彌可修隣盟也○此言將入 上國蕩平區宇
開億萬斯年之化若於此時貴國先驅而入朝於我
則可無近虞矣如有後至之國則不可許容也其意
如此故其下繼之曰予入 大明之日將士卒望軍
營云云蓋申先驅入朝之意而約束之也此果朝
大明之意也

某白昨垂辱答不以鄙言為過而深有印可之意不勝
銜感之至但尊師終以入朝之朝為指 大明而鄙人
昨書所論亦失撰者之意故僭加解釋如右願師勿以
強聒為瀆更加察焉蓋愚所解朝字之意雖與前見微
有不同皆非朝 大明之謂也未知尊師有何所見而

云云若是耶大抵本朝與貴國區域自分滄波萬里
木道繞通兩國雖有征討之舉豈能相與耶各守封疆
世衰隣好共享億萬和平之福不亦可乎今茲使价之
來非有他意我殿下實嘉貴國之信義而已竊觀貴
國之書則所答非其所謝而辭旨張皇至此豈我朝
始慮之所到乎使臣只傳彼此之命耳其辭命所及則
似非使臣所與知也雖然兩國交際之間情意易阻若
無一价之信則豈能通彼此之情乎是故使於四方者
以專對為難如以奉國信往來為能而止則孔聖何取
於誦詩三百乎尊師前聘于我邦也鄙人實主客者也
當初我朝固以涉海通信為難矣尊師與副官都船

主不憚久留之苦協心同力臨事善處克達關白之命
故我 殿下嘉之始難而終許之尊師專對之才亦無
愧於古人矣鄙人實目覩其事故信筆及之非敢誣也
今此書契之辭實為可駭我 殿下倘垂睿覽則寧無憾
於 天棗乎為使臣者若默默而受去則非但得罪於
我國其能免吾師之所嗤也哉昔宋遼之爭地也富弼
告于遼主曰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則南朝必以失地為
辱兄弟之國豈合一榮一辱哉遼主感悟即從之今日
之事雖異於此其一榮一辱則同也可以言之我 殿
下遣使臣於百年之後是貴國之榮也貴國反以張皇
威賚之辭加之豈非我 朝之辱乎富弼一榮一辱之

言尤有感於此時也且為國之道只在於禮義而不在於強弱如欲顯名於邦域舍禮義何以哉使臣見關白之書不能無憾故敢以是陳之亦古者使臣獻策於隣國之義也望尊師念去歲廢監之心亮今日使臣之懇與宣慰使對馬島主議之再達于關白殿下以令兩國之好千萬幸甚

擬答宣慰使書

其等白書契一事荷足下善圖得以改撰豈但使臣之幸實貴國之光也隣國之人孰不曰海外有人乎幸甚幸甚第於書中有一款語意揆之以義大有未安者使臣已出百里之外難於再瀆故姑且悶默齋去矣然足

下職為宣慰通使臣之情而使兩國無阻者乃是下之責也使者何敢不一言之以貽後日之釁乎敢冒強聒之誅私布下執事足下其亮之昔夢王謂齊桓公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猶風馬牛不相及言其道里之遠遠也然齊楚雖遠乃是文軌之所同也一介行李往來無阻兵車乘車可與從事也若如我二國則瀛海為壑區域自別實天之所分地之所拆固非風氣聲教之所能通也猶幸因緣木道得為兄弟之國而各守封疆時遣信使而已吉凶慶吊之問亦不能相通者何也豈不以天險當前非人力之所能容者乎平時交際之難若是而况軍旅合從之事乎今書契內有曰啟一起 六

明國于時貴國重交隣之義當吾國則彌可修隣盟也
嗚呼此實關白殿下之意乎抑行辭者偶為大言以試
我 國乎噫責人以所難則人將無以應之矣人不能
應之則責之者寧無望乎彼此交相責望則猜嫌內起
釁隙外生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交道者也兩女爭桑
尚興吳楚之兵兩國相責豈無可虞之機乎我 朝之
與貴國事勢之不相接既如前所云云者而况 皇明
乃我 朝父母之國也我 殿下畏天之敬事天之誠
終始不貳故址望神京 天威咫尺玉帛之使冠蓋相
望此實天下之所共聞知也貴國今雖絕和數十年前
曾有觀周之使豈不知我邦一家於 天朝乎嗚呼君

臣之義乃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人而無此冠裳
而禽犢國而無此中夏而胡羯也 天朝我 朝六義
已定猶天地之不可易位也其敢有二心乎如有二心
則是手足戕頭目子弟攻父兄其於人理何如耶若貴
邦侵犯之計則各有謀國之臣固非使臣所敢知也至
於我 國之義則使臣之所明知也今見書吳之辭如
此而默默無言而歸則是豈使臣之義乎宋之華元登
子反之謀而輸其情實尚能感敵入之心而成兩國之
好今茲使臣之所言者天之經地之義夷夏古今之所
不可一日廢焉者也貴國聞之寧不為之矍然動心悔黨
國之一言乎又有一說焉兩國和好垂二百年于茲矣

卷之三

三

設有他國要結我 邦謀不利於貴國我 朝非徒不
禁又為之黨彼以助之則未知貴國以我 朝為何如
也我 朝自通好以來世敦交隣之信未嘗以一矢投
於貴邊交隣如此事 大可知以此反隅則真不可黨
隣而犯順也亦較然矣大抵兩國辭命不可不慎也辭
怨釋紛在於是結嫌生釁在於是非法之言言義之說
何可形諸文墨說與隣國乎以愚度之此乃撰辭者失
於照管恐非關白殿下之盛意也嗚呼是下謀國之良
臣也亦嘗念及於此乎使臣此言非為我 朝實貢忠
於貴國之義也足下倘以之轉聞於關白則亦保邦安
民永全隣好之一道也不宣

擬與副官平調信書

昨承足下胤子書知以刷還事委往西海道幸甚幸甚
我 國地方去平戶諸島不遠邊氓之漁採被虜者不
知其幾也雖或有刷還之時千百於一二耳不亦可嘆
也哉自關白捨政之後乃克誅鋤強梗乎定四方以交
隣通好為急括諸島俘民一時發還其狗鼠為惡者亦
即刑于本國之市義甚著也信亦至也我 殿下嘉之
開百年之路通玉帛之使兩國友歡三邊奠枕于以開
億萬年無疆之福不亦休乎第念使臣在 國時聽得
俘民之言上年刷括匆匆故脫漏者亦多有之今來于
此又聞諸道路則與俘民之言略同此使臣所以累言

御筆集卷之三十一

于是下不能自己者也是下不以使臣之言為煩即白
于蘭白殿下牒諸島再行搜括還自南蠻者一人先送
于使臣今又送胤子于西海以督之必欲追及於馬島
是下之用意至勤矣豈但島中脫漏者皆得還土掠賣
南蠻者次第當並回也甚盛甚盛是下於去年冬不憚
驅策之苦跋涉之勞再渡滄溟躬自檢括俘醜之多則
還之盛實前所罕有者也我 殿下多是下之功至以
一品崇秩寵之此亦無前之恩數也是下其亦知之乎
茲者是下又膺回謝之命與使臣偕往而致力於刷還
一事如此使臣復 命之日具由 啓達則我 殿下
嘉祐於是下者當何如也雖然言貴實踐事貴有終徒

言而不踐不可也有始而無終亦不可也是下所以諸
道搜括言之矣又以交割於馬島言之矣使臣聞此言
今已四閱月矣以日月計之則雖在遠外者保無不及
之理況此諸道至近之處乎以愚度之想已齊到於馬
島以待使臣之還矣復何慮哉但恐諸島之臣奉令不
謹以致稽緩則使臣必將空手而歸如此則言果實踐
乎事果有終乎至於信文者使臣之所目覩也宣慰使
既不即送今又率還西海此何意耶使臣於此雖欲無
疑得乎然宣慰乃接待使臣者也既以接待為名則雖
在他島者義當刷還况信文等二人方為宣慰家僮寧
有占吝不還之理乎且當初使臣之來也宣慰既奉關

白之命訝于一歧則今亦護送于境上乃其職也自塚
瀆先發也不告而去雖甚無端猶有可諉者此必以刷
還為急而然也終若領刷民追及于馬島則猶不失宣
慰之職也如或不然則於貴國事體不亦未安乎足下
往還我 國非一再矣我 國宣慰之待使客曷嘗有
往還之異又豈有一毫怠慢之禮乎今使臣既與上副
官同行宣慰有無雖曰不關兩國交際之間事體決不
當若是也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日之事亦猶
是也是下其亦念及於此乎嗚呼使臣萬里羈留已經
一年矣懷土之情一日為急然我 殿下仁愛如天念
吾民虜奴於異域有若痒痲疾痛之切身拜辭之日

下教若曰被鹵之民有刑還未盡者爾等或言於接待
之人或移書於日本有司之臣據義周旋盡數刷出雖
入南蠻者如有刑還之勢並宜圖之 天語丁寧益耳
洋洋使臣何敢以久留為憚不待我人之至而惟越海
為急乎到馬島雖或有留滯之苦如不得信民則決不
敢棄 命而徑還足下其亮此意言務實踐事要有終
則是下聲名垂業表著隣國隣國之所以嘉足下者為
如何哉足下其圖之 不宣

美答對馬島主書

見書具審示意多慰使臣經年海外行李無艱此實貴
主人向國之誠新太守扶護之勤何幸如之第緣主人

有疾未獲一面曷勝恨恨新太守承足下之意禮待惟
謹至以未得送行為恨委差特送之船護波滄海益見
足下事大之敬良感且荷但書中覲縷之事則自有
朝廷處置非使臣所與知也然足下委惠長歲責望於
使臣者甚重何敢不一言以曉之乎夫不許特送而廢
守令肅拜者此非近年所為亦非無故裁減而不承權
輿也其歲遣之額俱在 先王朝約條貴島豈無文籍
之可考者乎至如代官雖曰代太守施法此乃島中權
設之官非 朝廷所知也島主既受圖書代官又欲受
之則是一島二主也其可乎且庚午之變是乃島人自
速其辜而見絕于 大朝也是下所謂積惡之餘殃者

不其然乎今雖年遠人異何可輕壞舊章以復已廢之
規乎 朝廷之於貴島亦何厚薄之有有功則賞之以
職而許其來朝有罪則鑄其職而不許相通此已事之
明驗也島中如有願復其舊者足下何不令輸忠效勞
而聽 朝廷之指揮乎不然則足下雖望使臣之得達
不可得也如何如何書中又有足下所不當請而使臣
所不敢聞者犯 大明取路南邊一事是爾夫南邊我
國地方也 大明我 朝臣事之國也由我地方而
犯我臣事之國則是假手隣國而身與犯上之事也設
有徑捷之路果如足下之所云者 朝廷其可開路以
嚮導之乎哉 國之法除釜山一路皆以賊倭論斷如

有犯者則邊吏必以軍法從事此貴島之所明知也而足下今有云云之請者豈不以信使既通義為一家雖犯境行師亦無所禁故耶雖然貴國友邦也 大明君父也今若許貴國便路則是知有友邦而不知有君父也於人為不祥於德為愆義匹夫且耻為之况堂堂禮義之邦乎復有一言可以取譬者是下試聽之介兩國之間者貴島也是下東事貴國北順我 朝畏天事大之敬至矣倘有賊寇借是下之路以犯兩國則是下其許之否名為事大而潛啓賊路則其反覆不信甚矣貴國且不可出借路之言况是下而敢為此言乎且是下之言曰弊邦今之時勢至後五百年何敢如此乎隨時

勢講隣交好矣云云亦何意耶兩國和親只在於信義
二字而已強弱非所論也若不以信義為重而惟強弱
是視則此實市井之交豈大國之義乎今闕白建國之
初首重交隣之義還停獻馘其禮至勤故我 殿下特
遣專使以答其意固非觀時勢較強弱而為之向背也
是下觀時勢云云者於是乎失言矣使臣則只以通信
為職何敢以此等言轉奏於 朝廷乎是下其思焉

與對馬島主上副官書

某白上副官對馬島主三足下兩國講和作為一家故
我 朝於貴國諸殿亦許其修聘信使往來殆將二百
年于茲矣惟其滄海限隔聲聞莫接其存其沒俱莫聞

廣雅釋義卷之九
三十九

知故一番接待之後則雖累百年未嘗廢絕此三足下之所曾知也今茲使臣之來也我殿下念交隣之義推恩數於諸殿有若京師細川等六殿處皆有禮物矣及到貴國則右等諸殿無一人存者關白殿下以信義為重不以我國之不知為可侮乃能處置得宜留禮物以俟代職者而具載曲折于國書中俾使臣得免受命於草莽其處事明白實非常情之所可冀及也嗚呼關白殿下之盛意既如此使臣何敢不盡言於此日以貽疑阻之端乎三足下其亮之夫周防之大內西海之小二殿亦通聘于我國而最親且舊者也去夏使臣之過也業已致賜物矣雖然使臣叨貴國且一年亦

豈無聞見乎在都之日諸僧皆言二殿亡滅已久今到
赤關則寺僧及村老皆曰大內殿義隆四十年前為毛
利殿所殺子孫亦皆夷滅今主周防長門石見等七州
者毛利之孫是元也至如小二殿則得罪於關白其亡
亦有年代守其土者乃小早川隆景也云云本月初六
日到藍島則島倭之言亦與赤關所聞無異也夫京僧
皆知文字識古今者也其言必不妄也况赤關乃大內之
管內也藍島亦小二之地也寧有不知之理乎以是觀
之二殿之亡亦如京極細川等殿萬萬無疑也然於使
臣之贈禮物也三足下不為之直言者何哉噫三足下
之心豈庸衆人之所能測哉彼京極諸殿之亡三足下

非不知之也一國命令制在闢白未真闢白之前二是
下何敢以國內事情透漏於他邦乎惟其若是故當初
禮會之作書契使臣之傳禮物也三是下終不敢吐實
此固理勢之所必至也豈二是下有意於欺隣國而如
此哉此使臣所以怒是下之不言而益多其臨事慎密
者也今則闢白殿下昭示大信已將諸殿存亡洞然別
白而言之矣惟茲二殿之存亡三是下更何所難而不
言之乎前之不言者以無關白之命也今之可言者以
有關白之命也前後語默雖殊皆合於時宜亦何害義
之有嗚呼使臣既明知二殿之亡矣雖親見二殿之回
猶不能無疑况過境之際所謂二殿者未嘗馳一介之

使以候境上雖或使人于界濱二殿之書乃一筆所寫也二殿總統方面豈無馮手而借書於界濱乎此又必無之事也足下於是而不言則始為害義失信而不免欺隣國之為矣如何如何且我朝通好於貴國者豈有新舊之異夫廢與存亡有國有家者之常今者毛利殿小早川既有二殿之主如欲代二殿而繼好則從實輸款以聽我朝之命可也何必黯黯自欺以假欺二者之名號乎念惟二足下皆以關白殿下之心為心者也必不以使臣之言為非也使臣亦奉命于我朝以通信為職何敢悶默受偽書以誑我殿下乎此事理之至明且著者也三足下其垂察焉

擬重答上副官對馬島主書

昨承會復書具悉二殿曲折得以祛疑惑之胸良荷良荷然細讀來書疑惑滋甚雖欲無言得乎三足下更加察馬來書所謂奉使外國者獨諳國事其他則不能者似矣然使臣留貴都五閱月矣京僧之通古今諳國事如上官者可車斗量載也貴國事情雖不敢出口至如二殿存亡則無關利害故人人皆能言之使臣何能記誰某也夫輝元之代大內隆景之代小二則謹聞命矣然足下以為輝元隆景二殿之同姓也輝元則食邑毛利隆景則移居小早川故人以是稱之云云此則不敢聞命也蓋大內之姓多大良也小二之姓源氏也兩家

世為寇讎爭戰不息此異國之所明知也今毛利之姓則使臣雖不及聞然小早川實輝元同姓叔父也果與源氏之小二為同姓乎此一疑也大內小二乃諸殿之大者也撫有山陽西海之地傳世既久在人耳目今果有之則貴國童稚無不知之况識字之京僧管內之藍島赤關乎雖曰輝元食邑毛利隆景移居早川亦豈肯舍二殿之顯名稱縣邑之微號乎此可疑者二也上年使臣之過一岐也請令二殿使者受書幣于赤關則三足下既許之矣使樣若小留則豈不能面傳乎三足下托以關白促行匆匆過去使臣初以為然一聽指揮矣然于時關白殿下方在東征固無促行之理而所云若

此此可疑者三也鄙書所謂過境之時不馳一介之使
者非敢歸責於三足下蓋初則許二殿之來受到赤關
則曾不暫留二殿雖欲馳人候問得乎且今島主之先
出也二殿既知使臣之還期矣獨不可留書境上傳付
使臣乎附書島主而於使臣則不置一字之間此何意
耶臘月二十一日過備後境也有官無過去舟楫甚盛
問之則乃毛利殿朝京者云在京寺時小早川隆景來
見至請觀射聽樂又請額字而去問諸寺僧則乃是都
督侍從守豐筑二州者也毛利小川若果為二殿而受
書幣則應有相值而不相問相見而不相謝之理哉此
可疑者四也倭俗雖不知中華之字如本島及堺濱等

處亦有解漢字通書契者豈以二殿地方獨無識字者乎若果無之則今書契誰所書耶噫受隣國書幣莫重者也而無印信無圖書投借書於千里之外欲人之相信得乎此可疑者五也凡此五疑者雖使三足下處地而思能無可疑乎當初禮曹之作書契也譯官既言于三足下矣若知諸殿存亡則其時雖未及言可向使臣道之也然而三足下不能者豈不以未稟于關白之故耶此使臣所以不以不言為恨而益嘆其臨事慎重者也今則關白殿下處事明正若此何獨於二殿虛而為實無而為有乎三足下大槩吐實而不敢盡言者將稟關白之命而為之善處也豈有他哉今使臣之受書契以

去者可欲歸報 朝廷而取進止也亦豈以二殿為尚
存耶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使臣之意亦猶是也願毋
以觸諱為可罪一以關白殿下之盛意為心則彼此無
疑阻之弊貴國信義益暴於隣國矣不亦妄乎二是下
以為何如亮之不宣

荅平調信書

自離室津之後風利舟快不得相待以行想得罪於是
下也然去國一年歸意甚急此實人情亮怨為幸格倭
下船事不過畏貴國之令而乃爾也何可深責乎今承
辱書有伏誅云云之語此何謂耶此何謂耶使臣涉萬
里風濤專仗渠輩為南針雖曰異人親厚之情何異一

家使臣罔以報答其勞常以為嘆况因微薄之過請罪於其人耶足下待使臣至厚若有加罪之意則非所以待使臣也千萬垂察勿以此等言更示也三海雖遠水程皆在眼中雖無嚮導利涉不難况與足下同行何必六人耶然重違尊意六人中差送尚純吳汝文則可帶行也盛亮不宣

說辨志

副官請樂說

九月中余在揔見院平義智再度請樂余不許客有問於余曰今茲使臣之來也朝廷必為之賜樂者何曰以備宴用也曰宴必用樂者為我耶倭耶曰為倭也曰

然則義智之請樂也子之不許何曰 王命未傳也義
智且不恭也曰謂之 王命未傳則使臣亦不得用樂
也其用於所館者何曰所館則可都中則不可也何以
言之夫樂之用不用初不繫於 命之傳不傳故在途
接客也尋常用之何獨於所館不可乎若夫都中則非
所館之比也 王命未傳之前我人出入猶云不可况
可借樂而轟轟於城市乎嗚呼使臣入都今幾月矣彼
不以 王命為重舍置空山中無意祇受反曰爾有其
樂吾欲聽之云云其辱甚矣在關白猶不可取况么麼
一豎子乎且義智何如人也乃我 國一藩臣也何敢
不敬使臣偃然請樂乎當初來請也我思之不審遽諾

之旋復思之有大不可者存焉故諭以傳 命後借之
此實重 王命之意也及其借樂也伶人俱禮服以辭
於余余念伶人雖賤非私人乃 國人也當 命之未
傳也服禮服奏技於筵奴此何等事體也况其請樂非
有宴集之事不過對一僧一婦人以聽之也 大國之
樂為一 倭燕私悅耳之資其辱不亦甚乎至於後日之
請則充極無禮矣義智不自使人而今使船格倭傳言
是奴視使臣也義智何人而敢行令於使臣耶使臣何
人而又為之聽命於義智耶書狀知其為辱必待專倅
請之然後送之然亦百步五十步之間庸何益哉余之
所以爭之愈力者豈為辭而然乎客曰子言則然矣雖

然夷狄不知禮何可屑屑與較乎况義智乃我東道主人而先容於闕白者也順其心乃所以悅之也悅之乃所以圖使事速完也子何遺大體而規規於小節若是乎余曰容之所謂借樂無妨者其意止此而已乎曰然曰然則容亦不免淺之為丈夫矣古之使者當國家危亡之秋單車入虎狼之穴猶能杖義奮忠與之抗禮於片言隻辭之間不為之撓屈矧我堂堂大國之使入蠻夷之鄉不以禮義為重慄慄然恐失其心唯其言是聽而不能自守使臣之體果若是乎且今使臣之來非有急於我而有求於彼也不過答夷人之誠而與之為禮耳有何所懼而求悅於義智以失國之體耶客曰

一樂之借何關於國體而子如是云云余曰奉命
之臣使於四方未克傳命則是猶處子之未嫁者也
處子未嫁而賣韓娥之歌謳以悅人則豈不為國人所
賤乎王命委於草莽不此之為痛而放天樂於都中
為悅人之資則與處子賣歌者奚擇哉一之為甚况可
再乎乞之不可况傳令乎不獨此也身在異國我人出
入寧可以暮夜乎伶人抱樂器達夜在都中無恒者常
人之心也安保其不無可慮者乎此又不可之一端也
嗚呼彼之不恭雖不足責若以命之不傳為辭則彼
亦人也豈不因使者一言而有所省悟乎若果如此則
傳命之前使臣蹴踏之心不待言而自著矣朱子釋

夫子答公孫賈之問曰使公孫賈而知此不為無益使
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此非今日之所當法者乎客唯
唯而退乃為之說云

入都出都辨

或有責余者曰子亦強聒者也入都出都皆有爭何耶
余曰入焉爭之爭其禮也出焉爭之爭其義也夫奉使
者之禮服敬王命也國中尚如此况異國之都乎入
入國都而不以禮服則是輕我王之命而蔑隣國之
君也其可乎或曰國中禮服為外臣祗迎也今後無迎
接之儀而闕白又出外使者何必禮服耶余曰君子之
所以正衣冠尊瞻視乃平時持身之法也平時尚如此

况奉命者乎本朝奉使者非但祇迎時為我在道亦禮服此何為者耶倭國雖曰蠻夷我朝既以隣交處之其言幣皆用敵國禮使臣何可以褻服入都耶且其禮服非尊倭國實所以敬王命也安問關白之存不存乎抑有一說焉島中之人無異坎井之蛙今使臣之來也必想望其風采拭目相待矣比其至也衣冠非偉然之容威儀無可則之度則彼非但失望而已必將曰孰謂大國之使乎乃草莽賤少之人也如是云云則於我國其有光乎於體貌其無損乎以參賜之才之德宜乎儼然人望而畏之矣然造次之際尚待其修容况他國之使乎不寧猶是前入塲濱也既禮服矣於

外則禮服於都則便服此何等舉措耶或曰子言則似
矣上使書狀既不從子言矣子烏得違上使而獨為禮
服乎余曰此則余之過也善乎客之責我之忠也雖然
亦有說焉我之先禮服者所以爭之固而示必服也及
其不從也欲為之便服則衣裳已出矣此則書狀之所
目擊也亦且奈何哉是日也都人二女傾國出觀至於
宮嬖達官者殺闕下而塘前顧後衣裳草草亦埋沒
乎觀光者至我前或跪膝叉手致敬如禮而其他則視
之蔑如也如此然後益信修容之不可少而所爭之不
為非也白衣書狀至此悔之亦何益哉至若出都之時
則有大義存焉豈待辨說而明乎夫奉使者不受國書

則是事未竣也自古使臣曷嘗有事未竣而出都者哉
彼雖以壻濱受書誑我闕白在都矣不於闕白於何受
書乎使臣若據義開論則可片言折之而但以脫身虎
口為幸不顧義命空手而出此何等使臣耶不獨此也
鄙人雖無狀亦 朝廷之善遣者也處此大事而不與
之通議及我之爭也邁邁然揮斥之催車叱駕不許小
留設使所處皆是亦非同事之義况未必是乎嗚呼壻
濱百里外地也使臣出此則去都已遠雖有開詐之事
誰與言之轉眄之頃一句已過而書契尚未入手相與
咄咄書空而已曷可嗟乎以是觀之今者所爭孰為禮
孰為義耶五噫之餘仍為之辨以俟後世之子雲云

倭人禮單志

入海之後受職倭人爭致下程使臣一皆受之而行回禮所以答向國之誠也七月中行到堺濱之引接寺有西海道某州某倭等送禮單其書曰 朝鮮國使臣來朝云云余初失於照管因修日記而覺之乃招舌官曰倭饋已受乎曰受矣倭使已去乎曰在矣其食猶在乎曰分矣即令陳世雲告上使書狀曰倭人以來朝為辭辱莫大也辱身且不堪况辱國乎辱國之食斷不可受而始不致察至於分饋下人將若之何上使曰夷狄之言何足較乎書狀曰吾則初已覺之而無知妄作也且置之耳余嘗然曰夷狄雖無知使臣亦無知乎古

人於取與之際一毫不放過惟其義而已吾董為使臣而受辱國之食則其義安在哉余觀後饋皆市買之物也初雖誤受今若照數買還曰沒禮單失辭既覺則義不可仍受故即令市給可歸報爾主云則辭嚴義正可洒其辱也上使書狀曰葉已受之至於分饋今何可屑屑焉余曰買給雖似屑屑然留食則甘其辱也還之則洒其辱也何不可之有况必為之買給者所以示名義之至嚴也其處置不亦光明正大乎上使書狀乃許之即買還而具道其由使者曰吾儕小人不辭漢字到此倩書於人雖措語失辭非吾主所知也今承明教不勝慙懼但小的奉吾主之命而見却於使臣將何以歸

報耶請使臣客改書領留焉都船主又使人曰彼以書
文來呈余令翻之而余亦不分魚魯致令寫字失辭罪
實在我非彼所知乞貫余罪焉上使書狀曰使者吐實
如彼都船主自訟又如此客主之間豈無人情姑受之
何如余猶難之而不能終執也時余適入醉鄉書狀戲
謂典籍曰副使之肯從乃歡伯用事也不然其偏性殆
難回也余聞之相與一笑而罷至月十一日使臣重到
引接寺西海之肥前州源久成等來致禮饋其書辭又
如前後焉世雲私謂使者曰前者某倭失辭使臣已揮
之矣安可以此等書呈于使臣可速改也已乃入告于
余余曰世雲之罪可赦也書辭如彼則宜告使臣以聽

處分而經自却之是世雲為使臣也欲校而止翌日倭
人改單以來余謂上使書狀曰西海之倭前既失辭而
使臣却之不嚴故今又如此其辱尤大矣請不受何如
上使書狀曰前則親見其書故可却也此則使臣之所
不見也待遠人理宜色荒黑白何可太分明也余曰不
然世雲之見即使臣之見也其可受乎嗟乎暮夜投金
而謂人不知不可也掩耳盜鐘而謂人不聞不可也然
則心實知之而外若不聞可乎三者事異而其白欺則
同何不思之甚也且係使臣之一身則色荒猶可也此
則辱國大矣使臣既不能華 國反欲色荒於辱 國
乎書狀曰前許改書而受之此亦改書矣前後二三其

德可乎余曰前則至於貿市而却之義至嚴矣都船主
又自當其罪故可黽勉從之此日之却乃世雲也非使
臣也謂世雲已却而使臣悶默受之則是義行於世雲
而不行於使臣也不亦可羞之甚乎嗚呼却此食而至
於激變則上使書狀之言是或一道也却一朝倭之食
有何所關而不顧禮義如此耶彼倭誠無知固不足與
較一國之倭豈無解事者乎却一倭食甚微而暴義於
一國甚大此非處事之善者乎今行許多所失都在怖
死二字上故卑汚屈辱之事隨日輒生不可彈數真所
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反覆爭辨而終莫之回余
不得已請於回禮時不書副使且不分食於從者上使

書狀乃泛書通信使而不列余名其所分酒食余不受
令倭人等嘆之噫上使書狀實專對之才也講明義理
之日有素豈胡亂處事者乎今次辭受之節必有義也
姑記淺見以俟智者云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八 海槎錄

朝鮮國沿革考異先生奉使日本時倭傳宗陳問大

明統志所載我國沿革風俗先生逐條作此錄以

示

周為箕子所封之國出大明一統志下後此

箕子殷同姓之親也紂為無道箕子佯狂為奴及武王

伐紂革命箕子陳洪範於武王而不為之臣武王封于

我國待以賓禮示不臣也都平壤今之西京也在國都

西北千餘里立八條之教以教民民化其德遂為禮義

之邦又欲行井田法至今所尚存箕子孫相傳亦有

餘歲其陵墓在今平壤府城址國家置守戶以祭蒸

牧立廟享祀彌箕子殿置齋郎以奉香火春秋 降香
幣令觀察使致祭 箕子之前有檀君朝鮮檀君與堯並
立歷年千餘歲後入太白山為神○朝鮮鮮明也地在
東方耳先明故謂之朝鮮

秦屬遼東外徼

秦始皇并吞六國而不能臣服我 國志所謂屬遼東
外徼者非也

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

箕子之後衰微得世至箕準燕人衛滿避秦亂逃來乘箕
王之弱聚眾據國箕王浮海而南至金馬郡居焉時國
內遂分而為三曰馬韓即今全羅道曰下韓即今忠清

道曰辰韓即今慶尚道三韓之朔始此志所謂衛滿據其地云者乃平壤舊都之地三韓則不能并據也

武帝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並為樂浪玄菟二郡

漢之所定者乃衛滿所據之地非朝鮮之全地也

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末陷

入高麗

公孫度所據者即高句麗遼東之地非據高句麗全地

也蓋衛滿之後三國鼎峙曰高句麗都平壤即衛滿所據

之地曰百濟都扶餘即平韓之地曰新羅都慶州即辰

韓之地地方皆數千餘里晉永嘉末遼東之地為高句

麗所取而志不言其地陷入記之不詳也且高字下落
句字高句麗則高氏國號高麗則王氏國號也

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鴨
綠水東南千餘里

三國時高句麗不服于唐太宗率天下兵親征之攻遼
東城拔之進攻安市城不克乃班師高宗即位遣左僕
射李勣伐之始拔平壤城置安東都護府高句麗遂亡
志所謂子孫東徙者非也且唐之所拔者高句麗一國
也其後唐不能有其土皆屬新羅

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土益廣并古新羅百
濟而為一遷松嶽以平壤為西京

王建前朝高麗始祖也新羅末弓裔稱後高句麗據鐵原在今江原道

聖德王稱後百濟據全州在今全羅道

祖皆討平之新羅王亦納土稱臣遂并有三國之地其後又在西北蠻夷闢地數千里女真韓朝之地皆入版圖志所謂闢地益廣者此也但此時高句麗之亡已二百餘年麗祖實代新羅而為王志所謂代高氏云者非也且王氏自初定都于松岳非自平壤遷都也

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置慈悲

嶺為界

高麗末叛臣趙位寵割據西都即平壤也高麗討之位寵窮蹙以西京投降于元元乃置東寧路以慈悲嶺為

男其後位寵伏誅元乃以西京還之至人爲我土

本朝洪武二年止二十五年其三孫昏迷衆推

云云主國事止詔更彌朝鮮

高麗之末天祿旣訖時王累代失德國內大亂寇賊外
侵黎民塗炭我 始祖大王有神聖文武之德外平巨
寇內安百姓威德日盛天與人歸因億兆之推戴遂登
寶位踐祚之日兵不血刃市不易肆麗王雖讓國而不
失富貴以天年終即舊畿之崇義殿賜土田賦獲以奉
王氏有功德之主立其子孫爲殿使主其祭祀至今血
祀不絕

風俗考異

柔謹為風

我國人性謙恭遜順慈祥愷悌入則修事親敬兄之道出則盡忠君死長之義和睦宗族周恤隣里言凶相助患難相救士大夫崇禮義勸庶民農商工賈亦守本業無犯分凌上之習非但柔謹為風而已

戴折風巾服大袖衫

折風巾未知何時所著大袖衫大口袴亦未知其制想是遠古所服也今則文物大備朝服則著金梁冠有五梁三梁二梁等官有高下故也下同紅衫上衣下裳以紅絹為之前蔽後綬左右佩玉制如毛詩雜佩品帶有犀金銀角曰等象笏有牙木二等素襪黑履此則三代之

制也○公服則幘頭貼絹布黑漆為之有兩角朱衫大

袖盤領其長至跟兩腋有社革帶有金角二等黑靴此

則隋唐之制也○時服則烏帽黑團領有錦絹綿布三

等品帶黑靴○常服則烏帽紅團領有絹綿二等品帶

黑靴○燕居服則冲正冠程子冠東坡冠髻笠絲笠竹

笠漆衣道袍直領貼裏方衣衣制不一色亦多般錦帶

或紅錦或青錦條帶以絲織之有紅黑二色○祭服則

金梁冠黑衫上衣下裳前帶後綬革帶左右佩玉象笏

素履黑履公祭所服也私祭則烏紗帽黑團領品帶黑

靴已上乃士大夫冠服也庶人則無禮服蓋禮不下於

賤者故也但以布綿為常服絲苧以上則不得服之

男女相悅為婚註云云

我國素秉禮義婚姻之際尤致其謹不娶同姓 雖異姓
近族則不娶又有三不娶逆家子不娶叛逆亂家子不
娶淫亂世有惡疾不娶必擇門戶相適家風修整者與
之議婚先使媒氏通言兩家相許則有問名納采納吉
納徵納幣親迎等六禮行六禮時必先告祠廟曰王公
貴人則備六禮士大夫以下則只行納幣親迎二禮從
簡故也至婚日兩家鄉黨宗族各會其家以相其禮兩
家父母各醮其子而命之婿往婦家奠鴈再拜遂迎婦
而歸婦入夫家夫婦行交拜同牢合巹之禮翌日婦謂
舅姑舅姑坐堂上南向婦行四拜于堂下有獻幣進饋

之禮 第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婦四拜于階下是日
婿往婦家見婦之父母婿行再拜禮◎國朝婚姻之禮
謹嚴如此安有相悅為婚無聘財之理中國傳聞而誤
記之不亦可痛矣哉如庶人則不能備禮多有苟簡之
風然其父母必通媒妁納幣而成禮亦無相悅之婚所
謂相悅者如貴國傾城者之所為也我國亦間有此等
淫風而國人賤之不齒人類其所產子孫不通仕路◎
士族婦人則不許改嫁失行則絞子孫亦禁錮

死經三年而葬註云云

我國喪禮一遵朱子家禮又參用周儀禮酌古今之宜
稱情文之節無有徑情而直行者實聖王之中制也人

初終則有屬纊以新綿置口候氣絕復招魂也撰齒柱
齒使不閉以備含珠也剪爪擗髮沐浴襲以衣被體內
用燕服外加正服又加巾帶及履飯含以無孔珠置口
左右以浙米小許實于口中不忍虛親之口故也魂帛
以招魂之衣置笥束帛依神靈座象生時衾枕几席無
不具置魂帛于其中銘旌用紅帛書其官某公之柩揭
之長竿立于靈座之東帛長有九尺七尺四尺三寸治
棺以松杉為之極其堅緻以漆漆之設奠之禮二日而
小斂三日而大斂入棺也是日乃成殯朝夕則上食象
生時也朔望則殷奠殷盛也三月而葬過時不葬者有
罪○前期卜葬地擇日祀后土開塋域穿金井墳漆九

尺一外椁四面加灰隔厚五六寸堅築如石葬日乃下
推而築之多多益善所以去水禦木根也灰隔畢實土
堅築之平土訖題神主以栗木為之其制高十二寸象
十二月廣四寸象四時圓頂象天方跌象地陷中勒額
有穴陷中書官職姓名粉面又題曰某官某府君神主
左旁題曰孝子某奉祀云云所以依神也題主畢埋魂
帛乃封土為墳奉主返魂于家或廬于墓側三年後還家
返魂而三虞虞安也體魄歸地精靈無所依托故三祭
而慰安之三虞而卒哭虞祭後過剛日行卒哭祭○葬
前則象生時奠而不祭葬後始備祭禮有祭神降神三
獻侑食辭神等禮卒哭而祔廟以神主入于祖廟行祔

祭後奉神主還于靈座不祭朝夕上食終三年期年而
小祥亡者初忌日也再期而大祥亡者再忌日也祥祭
名踰月而禫禫祭名至是喪畢乃食肉○凡喪禮不用
浮屠法○為人子者父母亡則去上衣吉服也被髮徒
跣哭踊無數三日不食粥飲二日而括髮括束也初終
則被髮至是已小斂故為子女者以麻繩束髮四日而
成服服有五等曰斬衰曰齊衰曰大功曰小功曰緦麻
也斬衰齊衰則以極麗布為之大功小功緦麻亦有麗
細之等○斬衰三年父母服也又斬衰三年夫服也齊
衰期年祖父母兄弟叔姪及子女妻服也齊衰五月三
月曾祖高祖之服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此

禮記卷之九

旁親之服也居於中門之外寢苦枕塊不脫喪服不與

人對坐不與婦人相見晨昏哭于靈座前上食時亦哭

泣朝夕之間哀至則哭于靈座卒哭而踊食水飲既食

孺飯也自初喪至此始食蔬食而菜果鹽醬則不食小

祥而練服以練麻布為冠服大祥而禫服白縗領素冠

素帶禫而即吉吉祭而復寢禫祭後別擇日合高祖以

下四代神主于正寢而祭之祭訖還奉神主于廟中各

竈自此即吉入于內寢○喪禮謹嚴如此寧有三年不

葬之事至於埋訖以死者服玩車馬至墓側會葬者爭

取而去則充悖理也蓋我國之俗凡民有喪莫不匍匐

救之親戚朋友之喪則必以錢財衣服香燭等物來賻

救之親戚朋友之喪則必以錢財衣服香燭等物來賻

哭泣吊祭各盡情禮若於葬日爭取死者之物則是與禽獸盜賊無異也曾謂禮義之國而忍為此乎

國喪

君喪則卿大夫以下百官斬衰三年無職人則白冠白衣白帶王后服則百官齊衰期年無職人則白衣冠帶凡國喪公朝則著布帽布圍領布裹角帶燕居則白衣冠帶○國喪之禮最重且嚴今不能盡記姑因百官所服而及之

好祀鬼神修宮室 註云云

我國所祀者宗廟太廟在昌德宮東奉安 太祖以下列一聖神主四時孟月有享朔望節日有祭有新物則薦

○原廟在景福宮東奉安 太祖及四親神御祭生時

上食四時以下祭享同 太廟○社稷社主神也稷穀

神也者土然後有國有穀然後有人故有國者必設壇

壇春秋祭之壇在國西非但國都各道州縣皆立其壇

令守令祭之○已上 宗廟社稷大祭則 主上親行

有故則宗宰攝行○山川封域內名山及河海之神立

廟設壇場春秋 降香幣祭之水旱亦祈禱○風雲雷

雨星宿表其神設壇場春秋 降香幣祭之水旱亦祈

禱○已上諸神之祭所以為民祈福也○先聖先師 聖

廟在大學館中有正殿有東西兩廡奉安孔子以下四

聖十哲于正殿從祀歷代大儒于東西廡每歲春秋仲

聖十哲于正殿從祀歷代大儒于東西廡每歲春秋仲

月上丁釋奠 國王每歲春秋擇日視學親行酌獻之
禮令諸臣分獻東西廡禮畢御明倫堂進諸生橫經問
難教以三綱五常之道館中諸生常留讀書者數百餘
人豐廩犧以養之設師傅以教之師傅官大司成以下
數十餘員分掌四學之教各道州縣又設鄉校教誨學
生立聖廟春秋釋奠○忠臣義士孝子烈女立祠旌閭
所以勸忠孝節行於臣民也○城隍城隍所以守國禦
暴也故春秋祭其神○厲祭祭國內無主孤魂國都及
各邑皆有壇春秋祭之○五祀 曰奧曰竈曰門曰行曰
雷五者守宅之神也三代以來莫不祭之○已上王國
所行之祭也卿大夫以下則但有家廟四時節日薦新

忌辰祭而已等祭也皇天后土天子所祭故我國則無其祭大穴隧神亦無其祭卿大夫則祭其三代庶人則祭其考妣一遵禮文不得僭越此外則皆不正之鬼神也士大夫敬而遠之不為祈禱唯無知小民或好淫祀官必禁止○我國宮闕不尚奢麗不取宏壯唯以儉素為主無金銀之飾無龍斲之巧而其制度規模則皆三代之遺制也卿大夫之家亦有間架大小之差不敢僭擬宮闕如有奢侈過制者則必置於法卿大夫如此士庶人可知

俗知文字喜讀書註云云。

此則頗詳記國俗然我國之人非但知文字喜讀書

而已 國家作成人之才之方無有不至內則有大學館
四門學外則有各邑鄉校又有書院學堂取王公大夫
之子及民之俊秀者發以小學大學之書使知事親敬
長修己治人之道稍長則四書六經諸子百家無不誦
習為學專以性理為主治心為急不治心而徒事讀
書作文者入不之貴也士之習尚若是故孔子孟軻之
學常明而三綱五常之道大行禮樂文物粲然極備與
中國無異

居皆茅茨

國都人家皆蓋瓦外方亦然唯草野之人皆茅茨
巾幘如唐註婦人僧尼皆男子拜

我國婦人有肅拜之禮兩膝跪地舉首伸腰兩手至地而拜男子再拜則婦人四拜僧尼則兩膝跪地叉手而拜與男子拜不同

崇信釋鬼註云云

我國亦有佛宇而皆在山中不與閭閻相雜僧人不得闖入都中亦不得留在人家神堂則或在閭閻或在叢林中士大夫有識者則一無崇信之人唯村巷無知之人頗信奉之且有疾則以迎醫檢方合藥為事無有拘陰陽不服藥咀呪厭勝之事志又曰至親有病不相視強云云此又悖理豈有為人子而不見親病不視強襲之理若果如此則曾禽獸之不若也五刑之屬三千而

罪莫大於不孝 國法豈容如此之人乎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風俗之各異不足怪也但
我國自箕子以來禮義成俗與中夏無異其中所不
同者乃委巷間小小土俗也 皇明收拾道聽之說
錄在志中其語多鄙俚無稽外國之人足跡耳目未
嘗及於我國則必以此志為可信豈料其偽也哉以
此觀之貴國風俗所錄想亦多不實也孟子曰盡信
書不如無書此志之謂也不亦可嘆也哉吾師適問
及故略舉國中禮俗之一二各註其下以辨其誣是
就志中所及而明之非謂國俗可言者只此而已惟
師亮之且貴國風俗如有不實則亦錄示破疑幸幸

甚甚

萬曆十八年庚寅九月上澣云云

附錄

答副使書

宗陳

蒙示朝鮮國考異一冊貴國風俗一舉目可得其實
深荷深荷後日見博陸侯當對舉云云博陸侯指羅
白也

此海槎錄一帙 先生在右道時山陰俸金洛請

借見 先生許之 先生歿後晉城既陷賊兵充

斥列邑山陰亦被焚蕩此錄失於其時厥後朴叅

判叔彬行到一村見主人持一冊將以塗壁視之

則乃此錄也。即以米非易之以歸。使傳說亦家。遂
因部事。鄭子字推來。人皆以為天也。初合為一帙。
卷重不便考覽。金初巖借去時。分作三帙。云癸丑
冬月。完山崔晚書。

鶴峯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祭文 附錄

遣禮官致祭文

維萬曆三十七年歲次己酉八月己酉朔二十三日
辛未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李天樞諭祭于贈吏曹參判金誠
一之靈惟靈天挺人豪嶽降之神有德而文蔚為名
臣時命乘槎蠻酋禡覬仗鉞專征真儒無敵許以驅
馳死而後已九原難作三軍曠倚略舉褒典豈曰酬
功屬于初服眷茲孤忠千里遣使酌以菲薄不昧者
存庶幾一格

祭鶴峯先生文

趙宗道

直節載國簡策勳業著人耳目萬古不死而長存吾
復何贅說也論事則未嘗偏執已見咄咄乎吾濟之
分受其責臨終則未嘗語及家事諄諄於漢賊之不
可兩立此吾所獨聞而非外人之所共識也地下雖
曰相逢此別寧不痛哭

又

吳長

樂忠信之君子凜凜社稷之純臣廊廟危言作柱
石者十載風塵仗義揭綱常於千春於人已全在天
何啻長得堯有日長慟非私仰蒼天而獨高念民生
而何祿非物之腴庶歆于詒

又

李會

嗚呼天之生孔明於炎灰欲殄之際則似矣而出師
未捷長星遽隕則天意未可知也宋之得賜舉於國
事既去之餘則幸矣而義旅方振矯詔忽班則宋祚
其不替乎嗚呼痛哉人之死生孰主張是國之存亡
孰權柄是人之死生抑自由其命而國之存亡天亦
無如之何也與嗚呼痛哉矯詔不下而長星不墜則
人無惡也天無懲也而奪天之隻手未折過河之三
呼溢絕咎人乎咎天乎莽莽昧昧咎無歸處嗚呼痛
哉惟靈問世精英盛年華要犯顏繩愆則宋御史辛
諫議張膽論事則呂侍講陳待制百辟動容喘噦朝
陽之鳳群奸側目凜凜殿上之虎學有淵源行誦敦

素奮筆摘藻則雲間陸而日下杜喙 命出使則屬
國蘇而太常洪雅容討醒耿耿小范之精神慷慨傷
時烈烈孟博之節操獨到古人之未到能言一世之
難言疇擬公剛宋廣平鐵石之腸耶孰汚公清張季
通玉雪之精耶世慕顧以行公何揭也衆噫噫以生
公獨割也愛君之忱不以踈外而小沮復讎之憤寧
有寢食之暫忘簿牒之片言隻字懇懇乎皆出肝腸
激勵之危辭苦語藹藹然感人心腹堂堂拔俗之高
標惓惓憂國之血誠其不得復見於斯世也歟已辱
已辱天曷故哉紫府喧驚公作上賓騎箕尾出六合
公應快活俯視下土西勸若何月明霜宵鶴叫千天

非公也歟嗚呼痛哉當時之事岌岌乎殆哉君臣之
義掃矣向背之幾滅矣 國家之不失為 國家以
至於今日豈由於嶺南之不失為嶺南而嶺南之不
失為嶺南繫誰之功歟使嶺南而不遇公則嶺南其
得為嶺南乎哉雖然公亦不過嶺南則安知夫公之
不祿也不于鬼而于人乎其平生忠義之大節幾不
得暴白於天下後世矣言念及此不覺心折而骨驚
嗚呼痛哉 曾誠何人生并一時夙攀蓮籍之聯翩晚
契松盟之膠漆學士樓上共草招諭之文換鵝亭醉
分佩召募之符二年油幕縱茂絲毫之禪千里關河
久陪驅馳之勞人謂我在公獨不遺人謂我愚公獨

不棄壬辰季冬之月連枕達曙之話靈其忘也歟支
離盈尺之牒反復虛實之論靈其忘也歟嗚呼痛哉
臺石城中我舍我殮方文山麓我室我厝臨絕之音
一何琅琅憂愛一念入地不化公之心事我實知之
我之有言靈其鑑諸不隨公去獨留何為涼涼一影
踽踽何歸獨立悲歌宇宙茫茫重泉他日相會握手
握手何言長笑而已破縣何有一學秋露至情無文
噤不成章再拜而哭靈彷彿其若臨嗚呼痛哉

又

申之悌

嗚呼公之生於世也五十有六年前無愧而後無怍
立身行事皎如青天白日有非死生榮辱之能奪也

信篤敬不離乎身而行於蠻貊危難傾覆不變其節
而期於恢復嗚呼五月渡瀘之諸葛出師未捷而星
隕何亟三呼過河之宗澤有志未就而天奪何速詩
耶命耶伊公又至於斯耶蓋斯世之無祿嗚呼文天
如是而生如是而死亦可謂能事既畢至於成敗利
鈍不在我者豈足以論公之事業想有中正剛大之
氣在天為星斗在地為山嶽亘宇宙而不滅嗚呼吾
人之不肖無狀往來於門下者亦既有年仰高山而
敬服風埃顛倒以至於今日之不辜獨儀儀子誰託
為公私而慟哭冀遺靈之來格嗚呼哀哉

又

金涌

剛大之氣清純之質才惟天授德是心得早承庭訓
志絕外紛從遊退陶學有淵源趨向既正踐履又實

對策龍墀作楨 王國蜚英翰苑振綱臺閣入犯

天顏燕賞褫魄出持霜斧貪夫股慄嗟我直道不容
何病百里清風三年惠政鰥寡有養豪猾無橫解寃
以公折獄惟明乃知君子隨遇而安榮辱進退一心
如再言難其選專對之辭叔父朝天鸞翔鳳儀吾

王至誠誕敷明白百年垢辱從今始雪不遇盤根利
器何別叔父入海龍旗王節仗忠與義搏心敬服蠻
貊可行聖訓不忒彼何人斯惟怯謬悠辱 命無耻
偷生是謀羝羊可乳其敢有渝竟全其節文忠不孤

吁嗟象跡孰知余情寵以高秩匪公之榮半歲國學
士有標的數月 經慈君有藥石朝野相慶王綱載
肅如何十寒無賴一曝朝侍 欽臺暮茂海關獨賢
三事寧憚險艱嗚呼痛哉 國運不幸烏夷猝發乘
我拙安肆其毒毒列將鼠竄長城瓦裂 鑿與塞外
鳳關立墟八道無男萬姓其魚猗歎叔父忠出其性
擬身嘗賊疾風知勁 天譴反嚴誠臣誰識俄蒙
宥命日照衰曲誓心而起傳徽列邑忠謀既立烈士
季集桓桓郭將投筆荷甲仇仇立公傾財募兵入樂
赴死孰思退生義旗一揮兇鋒四挫英聲遠馳 行
在感泣倚為干城委任方伯叔父受 命益自兢惕

策勵守宰招撫士民臨機應變所在如神截彼牛頭
居昌之鎮暨柵列幟坐塵賊陣額額晉城湖嶺保障
修以利兵守以名將能使強寇百戰百鈍始疑鯨吞
終見星遁允諸義略曷可殫錄反側歸順頑懦有立
庶盡臣職恢復漢業那知蜀營遽驚星隕彼蒼茫茫
無從詰問夷人酌酒害氣彌盛忍見屠戮誰知急病
英靈不死瞑目無地葬我衡山乃其素志歸之鄉隴
罪在猶子嗚呼痛哉昔我先祖積德家庭諸父五人
人比五星塞道折桂並美聯馨孱孫獲戾禍患相繼
痛哭何歸攀擗無逮猶有所恃叔父在堂祝以南山
眉壽無疆胡然今日使我永傷顧我顛蒙於人無狀

忠信孝悌幾承魁獎見一才行必加推羨聞一不善
必先責已歷日科第待罪文局公陰絲綸同入禁闈
乘間侍側謨我切至奉以周旋言尚在耳姪卧旅舍
遽癘疫疾公迎良醫終始治藥至誠所感回命既絕
息同生我欲報國極仗鉞之秋駟馬東首治分陝西
旋向江右臨別謂我爾毋徒死再拜而受竊自增氣
去春一書貽我及弟曰余憂疾將不久世門戶之望
汝等是屬何意斯言乃是永訣愧我不肖逢此百罹
從軍歲餘危 駕天涯殫未憑棺喪未后次歸來千
里倏經一社宿草已荒溫顏莫慰余懷之痛泰山之
崩哭不盡哀言不盡情酸醜薄莫自 在微誠嗚呼痛

哉

又

權春蘭

聞鶴峯全公將有遠行謹以壺果遣舍弟春桂敬辭
于靈座之前嗚呼公之來自晉陽而至于故山未一
月也今聞往即玄宅以來日何不信處而若是疾耶
蓋人事有始而有卒欲留之而不可得耶抑亦厭塵
世之污濁乘彼白雲遊帝鄉者耶公歸豈無所使
我獨行而踽踽則哭之慟不自知其不可也昔馬几
筵之下欲叙平生之懽而竟未聞一語之誨愴然後
然痛矣死生之別也以不肖多病而慵陋自分不數
於人顏幸棄瑕而見容喜托契之有素鶴之與春蘭子

蒼蒼曾同雲寺之語語漢之陽流水湯湯衆多音息氣
之許與人生或有離合之不齊每歎夫一日之二秋
公之使日域之回也適病在聞韶之日喜且悲萬里
之言旋奉危酒為壽而明鼓辱寺書於殿後戒以酒
而憂以病果二豎之侵尋遂罷歸而不獲已自爾雲
樹之相阻羗不日而不月痛寇賊之亂我心欲死而無
所於公乃受命於一道招集義旅曉諭之以秉彞庶
幾雪耻之有望實倚于城之克壯何圖天不助順將
星遽隕於營中以有無關國家輕重人欲百身而不
得吁嗟時耶命耶亦天道之難知嗚呼公之令女子
歸我之子而為室惻惻焉相見輒悲情益到而篤不

忘在上年獲谷之違奉實以病之崇而亦有命也耶
知此後無相見之期至臨黃泉千萬言也嗚呼公之
才之業人皆稱道而可述公之德之心以吾所觀而
愈服急病攘夷公之殉國之忠也寥寥匪躬職是王
臣之故也况討賊盡瘁而後已求如公者伊誰今也
則亡邦國之慟也嗚呼御家庭而以禮接朋友而以
信臨民則有仁威之並行立朝則有正直之風節篤
敬行於殊俗仁明著於奉使與夫懇懇之誠切切之
論今皆不可得而見則吾黨之不幸而多士之悲也
嗚呼天有晝夜人有死生百年孰無此行但有先後
之差耳即遠有期祖道載設病我瘳在體雖存而心

則死奈何此別長慟欲絕嗚呼靈其知耶不知耶以
吾之知公而公豈不知於我也文以為贖庶幾昭格

又

黃汝一

夫天地純剛正大之氣寓萬物周通去稊齧而成昭乎
日月不足以盡其明率乎喬嶽不足以盡其靈奇乎
麟鳳龜龍不足以盡其異精乎金玉瓊玕不足以盡
其貴其必惟人得其貴得其異得其靈明而為忠為
孝為貞亮為骨鯁為瑰奇絕特為規矩準程故自周
漢以來直而為柳季毅而為裴弘醇而為仲舒激而
為賈生烈而為蘇卿時乎忠義則皆有字而帶有賈
時乎慷慨則擊其楫而請其纆顧歷代各有名世維

東方其亦幸而有先生嗚呼知先生精和者耿介峭
直之名談先生緒餘者篇章筆札之美夫孰知以忠
孝出天之性而得家庭之訓以明敏近道之資而聞
師友之指積於身心而著於親長行於鄉黨而發於
朝幄宜乎橫狂瀾而獨峙挺一代而卓立鐵面敢
言則奸鬼自孤從容論思則天意屢格實對中朝而
流百年 璿系之垢專撫朔道而得一方夷民之服
惜乎柳季黜而仲舒屈賈生去而蘇卿出南民歌五
袴而惜暮絕域知姓名而稱直歷九折而自若經百
鍊而愈勁意者天其或有為於斯世之福奈何生蛇
豕於腹心起鯨鯢於平陸使吾先生初則撤 經幄

而仗鉞後則由轅門而就鞫禍于時焉不測殆天意
之難詳卒能激齊民於左袒來千里於裂裳紆群義
而圖河社出萬死而全睢陽然先生之所不能者有
三又不得不怨乎蒼蒼嗚呼使吾先生達其辭於通
信之日則賊膽可寒賊膝可屈豈有後日之陸梁使
吾先生行其志於抗劄之時則我民可蘇我圉可固
豈有我武之不揚使吾先生終始於專閭之寄則人
心可收賊勢可剪又安有三載之熾張空使魚龍識
字而志士扼腕將星墜地而蒼生失望此蓋關時運
之盛衰係國家之休戚雖先生亦無柰於興亡念我
無狀側了遺而幸生狗靡監於奔波傷心南北滿目

千戈空將赤手更忝青油今瞻舊廬哀淚自流日月
晦矣喬嶽折矣龜龍去而鱗鱗無舞矣金玉埋而瓊玖
續矣知如此而不如無生則先生其亦得矣

又

朴惺

風駭風集古直其遺黜奮秋霄雪儀霜姿進思竭忠
匪躬審諤直道何容汲外唐謫剖劇于羅蔚宥聲續
剛峻溫小落窅又石嶠命日出塞槎渺溟投身勵
節聳彼聳聽茂首抗禮沾危彌勇宋藉官尊麗賴鄭
重復命彤墀雨雪其秀皓髮雖短丹心甚長寔恐
皇輿詎憚身殃披瀝寸血再抗危章憂深思永一
字一涕謹愧循默氣震姦孽朝端肅整展也邦賴

瑞合補 衮胡掌戎兵行未鳥峴南既剽易凶焰施
闕雷奔電激鞭我玄黃直抵右壁純貅烏窟鼠老將補
魏賊集進薄坐床凝然勇夫致命中育以顛卽度方
宣拿 命透至視死如歸從容就義 前皇朗耀
天鑒方悟雷雨渙 恩寵以招諭天嶺回首狼烟四
散一帶江西危若累卵有死無實寧問寧去孤忠獨
奮而誰我與誠通神鬼洒血摘文期杪煨燼剪剔彼凌
雲志士咸登軍民協一鄭倡金奮義貫白日會際同
好共茲艱貞郭亦崛起鼎湖干城敵探亡議務合軍
情推誠鶻冠以獎以勅懷仁林威孰不效力鸞列守
要式遺奪衝安院斫血十里殷紅江上沉舟斷殺蟻

虫繼勦知禮克氣連沮勁寇環晉百千其旅將克率
勵却賊完堞犒勞撫循若續斯挾于時湖南為國
根抵嶺湖相倚勢須亘濟唇吻不存齒將安附殺透
江淮截彼長鷲唐之不止巡遠其功原厥固守義帥
效忠倘微先生彼獨奚為事有至難亦數之奇公其
周旋解紛釋回倚如崇嶽望若斗魁嗚呼忠義出天
惻怛由中一節夷險不貳始終壯瞻龍灣血淚沾
裳語及宗社慨惋增傷恨未振旅穢彼讎賊苟保
一隅謂當自効志與力違廢寢去食積勤悴疾疊疊
不倦臨絕曠然只存忠戀炯炯此心日月爭皎大厦
傾壞胡遽棟撓孰識余悲知公者少嗚呼哀哉余遭

蓄離同此艱虞公取臭味不棄庸愚聯袂幾何日
欲周夜共洒泣朝詢畫謀藉林枕流假寐秋月桐院
東征若探虎窟河濱西渡行色危迫宜春古城寒日
欲文憲難相死信義斯篤公有過舉告不憚瀆初撫
虛受旋克舍已瑜不掩瑕過亦君子勛公寬大勉我
剛烈曰宜相資永期磨切顧之奇策裨益籌略未報
眷眄反省慙忤藥不知方飲有愧心謂我忠信我實
匪忱自公長逝顛沛流落尚闕一奠重愧念薄心期
永阻宿草荒涼文何洩哀誠以侑觴風儀在目祝襲
芬芳嗚呼已矣

鄭述

惟公資稟粹美剛毅子良德襲春蘭標捐秋霜孝成
子家行著于鄉早就有道得聞大方立朝事君
謇譔堂堂奉使異國大節彌彰死生在前神色陽陽
及遭亂離忠憤激昂一道風靡義氣橫蒼濁浪滔天
公以手障忠義骨髓道理心腸古人此言公實承當
諒公所存無愧綱常惟其雅意釣水圃岡莫遂徑迹
孰質茫茫惟我於公或珞珞琅會合雖稀愛慕何忘
老衰此來莫接清揚其忍為懷宿草荒涼撫省平素
悲淚盈眶何以寓誠用真一觴略叙其情庶格不止

又

崔琨

嗚呼先生之存于世世之人不問遐邇貴賤苟不

然致毀衰經不釋禮經之外未嘗接乎目訓戒之外
未嘗出乎口即吉而哀素踰月終其年不就仕宦或
諫過禮公不為盡事亡如此事生可知矣其在朝
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社稷之安危生民之
休戚君心之怠忽邪正之進退勤勤章奏惻怛中
誠雖值雷霆必無怨悔汲黯正笏天子動容朱穆乘
車汚吏解印人懼沾危公則綽綽里巷僕隸皆知名
姓市井商賈亦知骨鯁然其一心許國之丹衷四字
格君之至誠出於天性不假修為而世之談者以侃
侃剛直為先生義者豈足以知先生者乎奉使日域
人莫不危而先生怡然促裝而行屢值風波舟楫顛

危而先生歟然聲色不動驕首桀結辭語悖慢而先
生毅然折之以理孔聖所謂蠻貊可行者豈無所存
而然耶又其奉命於危亂之際受任於傾覆之後
洒泣登壇招募散亡集義為勇挽弱為強一片瀝血
之書人知死長之義卒能撐柱半壁之東南以基恢
復之根砥者伊誰之力歟嗚呼自非素養之篤志操
之確其於死生顛沛之際安能舉措若是之從容乎
古人所謂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者其在新人歟其在新人也噫赤心憂國白盡荒
老之鬚出師未捷奄髮蜀婦之髮時耶命耶天未欲
佐我東耶以先生之德之才庶可以挽回大平而竟

止於是耶下民之喜天不以為喜下民之悲天不以為悲耶抑蒼蒼茫茫任其悲喜而善惡禍福之理都不管耶嗚呼先生嘗營精舍于青城湖水之上豈無意耶使先生假之以年優遊恬靜之地以卒中晚之功庶紹先師之遺緒牖示後學之指南則先生志願殆無憾矣使先生進不得盡其道退不能畢其志負一邦陶冶之望遺後學山樛之慟則豈非黎庶之不祿而斯文之不幸也耶空空鄙夫學迷趨向不量朽木之難雕自多依歸之有所每歎小子泯沒乎塵白先生筮仕乎王庭提撕未久以歲月一曝無賴於十寒居常方寢而起坐方食而投筋竦然惕念向風

起懦方將埃先生退閑于星山也遺棄百事執經承
教則小子雖無狀亦豈自甘於下流耶已焉哉永不
復侍先生之側而聞先生之謦欬矣嗚呼既不得啓
予於易嘗之際又不能執拂於返柔之日罪負幽明
蕪躬踴踏伏哭極前矢心一辭薄真非物也聊以寫
我誠也

臨川書院奉安文 戊午

鄭經世

金剛丈直玉潔虛清犯顏之忠死難之節退陶門館
譽髦如雲論德度方寔居前列嗟天不勅不究厥施
標木一摧宰林已拱儀音日遠墓初藁墻不豆不遷
曷得遺澤翼異祠宇改舊而新楹深棟隆亦陽厥位

消言以妥於佩洋洋追惟德容儼然心目尚鑒虛格
陟降于庭惠我後人永世無替

臨河鄉社表安文丁未

黃汝一

星嶽間氣建瓚令以稟稟既精明志亦貞諒詩承嚴訓
學受宗師忠孝宅心善惡察禁聞行在斯之力出類
立朝垂紳允矣君子才優備問色正遠倭播流
砥柱躍冶金鏡六直夷險氷清表裏湖民頌德島夷
服義藥石封章皇日丹衷言深觸已忘職左嘗衝陽文
遭六賊禍滔天糾義一倡江淮復金龍蛇遠催鸞駮
何從蒼生誰望士林安傲或扶雲漢或騎箕尾靈芝
在天京地皆水以忠光國以賢食鄉剡伊某丘公所

翱翔吾儕未蒙幸托里仁斗瞻彌切培真益親武尊
祭社謹具斯牲有宇斯煥有來斯寧岐山崇崇浴水
洋洋萬歲千秋一瓣心香

臨川書院常享文

金勁

性真剛德學傳先師言行動天可行蠻貊

鶴峯先生文集附錄終

世稱 鶴峯金先生有劍直忠義之節而其使日本
聲烈光偉植自童年已耳剽而心斃之茲者 先生
之諸孫將以其槎錄抄本入梓行布而金吏部孝仲
氏以植曾忝詞臣謂可以文字發輝屬之題跋則非
其任也惟 先生學有淵源通經稽古以措之行業
其於文章固視為餘事後生未學又安敢用危言駢
摺其後也雖然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欲知
其人不可不論其世今括是編邇未當時事變寧無
慨然尚論者乎當倭難之始北也朝野莫不疑懼行
李之遺姑為塞其請而覘其形非深相信而篤於交
也彼方啓其侮狼跳踉百態同行諸公劫劫改操轉

孟其凌藉 先生以一介輔行 譬之其間 截然以禮
自持 不激不挫 使彼心怵魄沮 至自裁其僕 以示推
謝 則當時一行之中 惟 先生是賴 及其回奏也 同
行欲又其美懦之耻 張皇已甚 先生與之折難辭
溢遂中之法 耳要於敵 情惧未明 炳而 朝廷初不
以此撤備 致寇則其勢傾機 迫不及施 措非 先生
之咎也 及 先生提孤軍 保一隅 萃漢 撞澁 使敵人
有所懾懼 而不敢肆 則大嶺以南 亦惟 先生是賴
至于今 彼猶懷我好音 慕我聲教 非復向時 跳踉凌
藉而前後 使价舉以 先生之行迹 為表準 雖人品
或弗逮 而乃其不至于辱命 則均有焉 先生所謂

一國以一人重一人以一言重者益信噫君子大居
正正其義而已成敗利鈍容有未能逆觀而其效乃
見於久遠此豈一時計較之所能測哉觀於此編詩
若文論議峻整義理明白讀之凜然猶可想見其為
人古人所謂有是言則是德明無是言則是理闕者
斯為經世之文也又何待評說之贅哉時壬午初秋
上浣德水李植謹跋

卷之三

三

